

最近社
會小說

新九尾龜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24 3221B

社會小說
新九尾龜 第二集

第九回

擎雲閣名馳楚館 汪惠人夢入陽台

話說那保標的把養媳救出重圍。行到一處。突然停止進行。啟窗一看。原來到了孫公館門前。二人就下了車。進了一所新造洋房。直進客廳坐下。這時候尙早。廳上只有一個僕婦。在那裏打掃。這保標的先向這僕婦。噉噉噉噉說了一回。那僕婦丟下器具。往裏去稟報。等了三刻鐘光景。纔見僕婦出來。先把這保標的叫進去講話。又等了半個多鐘頭。才見這保標的興匆匆。走到一所小小的精舍。但見一個少年。生得十分漂亮。面目之間。另有一副風流英俊的色采。覺着自己枉空閱人許多。都是些橫眉豎目。粗暴不堪。

從沒有相與過。這樣的一個俊俏郎君。同是一個人。爲何有如此高低貴賤。若能像這位郎君相識一場。也不枉虛生人世。可惜覺着自慚形穢。不得仰攀。一個人正在胡思亂想。不料這孫三一見這女子。正不約而同。也在那裏出神。他想我孫三自問。相見相識的佳麗。也不知經過多少。可以稱得一句曾經滄海。但美貌雖多。不是失之呆板。便是肥瘦不均。像這樣的修短合度。活潑風流。真是天生尤物。可惜出身低微。以致埋沒人才。假使置諸金屋。或令樹幟花叢。怕不壓倒羣芳。睥睨一世。麼兩人一樣心腸。互相歡悅。靈犀一點早已息息相通。但是他們二人。一個是花叢健將。一個是閱人較多。爲何一見面。就如此喪魂失魄。顛倒若此。却有一個緣故在內。原來他們二人。五百年前註定的。是雙白姻緣。一個是拆白。一個是湊白。到今世纔得還清宿願。所以二白相見。分外投機。却把旁觀的一個保標。瞧得眼紅。見他們二人。只顧相對出神。把應酬的常禮和緊要事兒。都丟諸腦後。禁不住狂。

嗽一聲。纔把二人的魂魄收回。反覺有些不好意思。那識趣的保標就替他打邊鼓。把要求的事情代說一遍。這孫三聽了很做出爲難的神氣。躊躇了好一回。纔說道。這事却實在難辦。若說招集了老頭子手下的一班弟兄。和他們放對。固是不難。就講力量也儘可以够服他們。但是第一次他們吃了敗仗。難保他們不圖報復。你們又不能把一班打手永遠的養在家裏。做看家護院。即使能够也有萬一防備不週的地方。一旦失算。落於他人之手。恁般嬌弱。豈不是羊落虎口。枉送性命。你們想想。這豈不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麼。那養媳婦聽了。又驚又怕。又覺着他的言語入情入理。絲毫不差。自己反覺得沒有一句閑話可以說得進去。只顧呆呆的出神。幸虧那一位保標的。却是個老口。忙替他央告道。你孫三爺是上海數一數二的。有本領。有才智的能人。所以吾們特地前來請教。你須可憐他孤苦伶仃。家中圍得鐵桶一般。莫說有家難歸。就是連路上也不敢私走一步。又沒有親戚家裏可以

躲避。真叫做前無去路。後有追兵。你須可憐他。無論怎樣爲難。總得替他想個法兒。搭救他的性命。以後他的身子。好似孫三爺重生的一般。憑你如何。他總得殺身圖報。這幾句話說得懇切。透了。却把個養媳婦羞得無地自容。紅雲直上。那孫三也不禁撲哧一笑。你的言語說得太客氣了。只要我力所能爲。無不盡心竭力。但是要求萬全之策。急切之間。那裏想得出來。即使要經動老頭子。也不是信手拈來的事情。立時限刻。可以成功。總須慢慢地商議。現在先要解決第一樁。眼前的難關。如今你們回去。是不敢的了。親戚也沒有。耽擱處了。棧房不怕被人找到。我這裏雖然有眷屬。可以權避一時。但是他的家裏人。恐怕終有些不放心罷。那保標的聽了。就明白了他的意思。人言玲瓏。不過江湖。豈有猜不透他心事的道理。落得慊他人之慨。做一個順水人情。就安慰他道。放心放心。他家裏雖然有一個人。却並不是正式的。而且是一個膿包。一點沒有用場。他但聽見了一聲有人要來找他。早已

嚇得屁滾尿流。只顧自己性命。早已逃之杳杳。以後諒他也沒有這副嘴臉。來見人。除此之外。更沒別的人。可以干預他。索性不慢。三爺說。他出來的時候。早已防到不得回家。所以把值錢的東西。統都收拾。隨身攜帶。就是永遠不歸。也沒有多少損失。只求三爺肯賜七尺地方。就可以保全他一條小命。其餘的說話。都有我在這裏。一力拒當。包你無事。那孫三見他熱心貢獻。正遂下懷。自然一諾無辭。那養媳婦。放下了一片恐懼心腸。平添了十分春色。借這避世桃源。便可安然入夢。這識趣的保師。見事體有了頭緒。便要起身告退道。現在孫三爺既答應了。有了安頓的所在。你們倆不妨慢慢的商議。我還有招呼來的一班小弟兄。和馬車夫。急須開發他們。不能奉陪了。這一句話。把媳婦提醒。就和保標的。附着耳朵。商量了一回。那女的就身邊摸出一捲鈔票。交給了這人。由他去開發。那人接着鈔票。別了兩人。自去分贓不提。單說那孫三見這人去了。就把這女的。領到一間密室裏。頭不分晝夜。拼

命和他開秘密談判。究屬怎樣的談判。却被禁止。旁聽無從知曉。一連談了十幾天。居然被他談出一個和平辦法。果然十分妥當。原來由孫三去找老頭子。叫他派人去找這一班三十六個黨。說明原委。由老頭子作主。把幾個曾經受過損傷。和吃過官司的幾個人。償給了他幾個錢。把這冤結解開。從此不得再行羅攬。他們一班人。本來沒有什麼深仇宿怨。而且和他們放對的人。都已逃散。吃官司本來是家常便飯。所以和這女的爲難者。其主要的。原不過拷幾個錢的竹槓而已。今由老頭子出面。落得賣一個面子。也就不約而同的一致答應。獨有那養媳婦的。第一丈夫小伙計。他是堂堂正式。憑媒入贅的。夫婿豈肯干休。此事却虧了孫三大出死力。央人說合。做好做歹。帶嚇帶哄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。纔得這小伙計入彀。講定一百八十只大洋。（照當初進價。每歲十元。計算當在十八歲）一刀兩斷。永絕葛根。這一百八十塊錢。那孫三非常慷慨。自己搶先挖腰包。爭會鈔。不過會鈔之後。就

逼着這小伙計立了一張賣妻文契。寫得斬釘截鐵。十分刻薄。又要他蓋了指模紋印手續。既畢。就把這文契藏入袋中。可憐這養媳婦。究屬年輕識淺。不知人世鬼域伎倆。此時兀在五里霧中。一心一意。只認那孫三是個好人。既出力又費錢。感激得五體投地。那知道這孫三費盡心機。他的目的。端在這一張契紙。有了這一張憑據。宛如孫行者套了一個金箍兒。憑你有多大能為。總跳不出這箍兒。不但身體不得自由。並且連你一身所有的東西。以及儻來的財物。都要歸他享用。真是俗語說的一朝墜陷阱。九牛拔不出。這是後話不提。單說此番翻江倒海的大風潮。總算經孫三和老頭子的力量。消滅無形。並且一勞永逸。杜絕糾紛。以後這養媳婦。身有所屬。可以高枕無憂。惟追懷既往。覺着自從進了孫氏門牆。比較從前在醬鴨舖。設私門頭的時候。大不相同。真是一登龍門。身價十倍。現在這鴨尿臭的碰和檯。也天然不願再設。就聽了孫三的吩咐。回去把房子退了租。傭人散了伙。將一切動

用物件。一古腦兒收拾整盡。統統搬到孫宅。却也不以抵得一副賠嫁的粧。奩不過便宜了。新貴人。新娘子。既不費車資。擡送上門。這嫁粧又不勞迎取。直接送上。倘使碰着有良心的人。得了這種便宜貨。理應該心滿意足。把這新人另眼看待。方不負他一番投獻之誠。偏偏碰着了這位孫三爺。生就的一副殺人不眨眼的拆白心腸。憑你怎樣誠心實意的待他。終不能挽轉他的惡根性。幸虧這女的也深得白門秘訣。所以碰着了白中健。將倒是個棋鼓相當。後來天網恢恢。反被那女子以白拆白。拆了一票大爛污。給他一個脚上揩油。逃得無影無踪。弄得孫三人財兩失。這也是他拆白的小小報應。後話不提。再講那孫三。本來是既貪財。又好色。他起初聽了那保標的。先入之言。說這女的。擺擺碰和台子。很積蓄了幾個錢。可以大大的拷他一下。等到一見了面。大概也是前世的孽緣。頓時起了好色之念。故意把找他的事情。說得十分爲難。好絆住他的身子。飽償他的獸慾。待到色慾既償。日久生

厭不免又漸漸的轉到。最初的念頭。財字上打算起來。所以不惜工本。居然被他買得一紙身契。和老鴇買討人一般。就可以操縱自由。當作錢樹子看待。偏偏這女子也是命犯桃花。既不需錢。也不少吃。憑空跳出一個不相干的丈夫。替他賣身。此時孫三表面上。雖然不好叫他去做生意掛招牌。却盤旋曲折繞道兒。誇張堂子裏。如何豪華闊綽。當官人的如何自由快樂。說得天花亂墜。不由人不色醉神飛。況且這女的。既無家聲之可玷。也不想建什麼貞節牌坊私門頭。頭升長三。賽過縣知事。升道尹。何樂不爲。兩人商議妥洽。就由孫三一力包辦。替他租房子。置器具。又代他覓了兩個久歷花叢的老手大姐。帮着指導。忙了多時。居然收拾得井井有條。十分精緻。他自己名義上。以老熟客資格。替他竭力張羅。招徠生意。暗地裏。却是唯一大老板。改良七十鳥論。不定連夜度資。還要四六拆賬呢。百事定妥。就選了吉日。送這養媳婦榮赴新任。入籍平康。懸牌設席。和酒連宵。從此在下替他假定的芳名。

養媳婦三個字。賸得諸位頭也痛了。耳也膩了。趁他現在剛跳出媳婦範圍的當兒。就改正了他花榜題名。叫做擊雲閣。便是從此這擊雲閣。宛如孫三的外室。常來常往。正應了積年嫖客變成龜的一句話。那擊雲閣也自徑生意場中。一番陶鑄。又二位大姐的指教。出落得輕。噴。淺。笑。色。授。魂。與。把一班登徒子。引得個個神魂顛倒。就是應酬手段。也非常圓活。因此他的艷名。一天響似一天。生意也日盛一日。不論遠來近就。都要一見顏色。更有孫三給他到處吹牛。引起了一班無聊文士。發起花選。居然被他狀頭。獨占益發錦上添花。閑文且住。書歸正傳。再說到汪惠人和楊絮青。也是命宮裏註定的魔劫。叫做不是冤家不聚頭。偏偏那孫三。硬要請他領略領略些章臺風味。二人推辭不得。到了次日薄暮。果然准時限刻。兩人逕到清和坊。找准牌子。逕造那擊雲閣的粧閣。將到扶梯跟前。正要跨上。忽然一聲怪吼。把兩人驚得縮腳不迭。往後直退。不知聲從何來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

元緒公讓妻侍酒

登徒子遇美傾情

却說汪惠人和楊絮青兩人赴孫三在擎雲閣之約。將上扶梯。忽然一聲龜叫。二人一嚇。接着一陣脚聲。扶梯上早站滿了許多人。一個男的自然是孫三。其餘的都是七姐八妹。官人大姐。一時招呼不週。迎進房間。分賓坐地。送烟茶。敬瓜子。亂了一回。纔得清淨。惠人和絮青把大名鼎鼎的擎雲閣。打量一回。果然覺得十分妖艷。名實相稱。暗暗的歎賞不止。此時客已齊集。孫三就命把台面起手巾。大家推推讓讓的。謙遜了一回。才得入座。擎雲閣嫗嫗婷婷。過來敬了一回酒。那孫三的姐妹。不但和擎雲閣素來相識。且有些姑嫂的性質。所以堅欲叫他入席共飲。擎雲閣不答應。那楊小姐很識相。帮着說道。都是自己人。大家一塊兒喝。講講。豈不熱鬧。再要推辭。真瞧不起我們了。那擎雲閣聽了不好推辭。嫣然一笑。隨手拖了只橈子。挨擋兒坐下。那

寥寥幾字
將妓女情
態描摹無
遺

孫三忙着寫局票。別人都有舊相識。單有惠人絮青。沒有熟信人。當下由孫三專主。替惠人轉了一個本堂局。（本堂就是本房間的信人。由主人介紹。可以轉局。這也是孫三不願利權外溢。並可借擊雲閣以擊汪惠人。用意很深。）那絮青也由孫三。他叫一個什麼叫做小昭仙。其餘別人叫的什麼金剛鑽。小翡翠。茉莉花。木樨。香亂七八。嘈也記不了許多。不一回。陸陸續續一個一個都來了。大家各認各的相好。各找各的坐位。挨排兒坐定。跟來的烏師。扯起胡琴。信人們手托香腮。櫻唇微啟。哭了幾聲。先帝爺嘆了幾句。欺寡人說聲。對勿住。晚歇來。一只大洋。叫消走他們的。春秋路。這也是紅信人的習氣。做出堂差忙的樣子。兒和時髦。郎中兜四門一般。無二話。雖如此。這是裝時髦。和不甚知的。纔是如此。還有幾個要好巴結的。却並沒走掉。正在那裏和他相知私情。脈脈軟語。綿綿最詫異的。他們女人吃花酒。女人叫堂差。同是一般女兒身。有何樂處。偏偏也在那裏。纏綿顛倒。目醉神痴。比男子還

要繡繆這是什麼緣故呢。在下不敏只好去請教友人。却被友人呸了一口。道。天下。有。你。這。樣。笨。伯。你。不。見。北。京。的。梅。蘭。芳。豈。不。是。也。是。一。個。男。子。爲。何。使。得。那。一。班。名。士。闊。老。喪。魂。失。魄。如。醉。如。痴。累。得。旁。人。當。他。中。梅。毒。兀。不。自。覺。世。上。既。有。兩。男。相。悅。難。道。不。准。二。女。綢。繆。我。聽。了。不。禁。恍。然。大。悟。但。悟。雖。悟。終。覺。悟。不。出。這。所。以。然。也。不。敢。將。齷。齷。心。腸。去。唐。突。西。施。只。好。請。閱。者。神。而。明。之。別。且。慢。講。單。講。那。楊。絮。青。叫。的。一。個。小。昭。仙。年。紀。不。到。十。四。五。生。得。嬌。小。玲。瓏。一。片。天。真。愛。得。那。楊。小。姐。如。得。了。一。樁。活。寶。一。般。十。分。憐。愛。恨。不。得。捉。將。回。去。和。小。貓。小。狗。般。的。終。日。玩。弄。那。小。昭。仙。也。見。楊。小。姐。溫。柔。體。貼。和。愛。可。親。十。分。樂。就。兩。人。的。歡。悅。自。不。待。言。那。孫。三。喚。的。木。樨。香。是。騷。形。浪。態。佯。嗔。蕩。笑。醜。不。可。言。獨。有。汪。惠。人。一。個。人。眼。睜。睜。地。望。着。別。人。取。樂。自。己。冷。清。清。的。沒。有。人。睬。他。心。中。好。不。難。過。幸。虧。孫。三。覺。得。一。想。自。己。有。了。木。樨。香。儘。可。把。擊。雲。閣。介。紹。過。去。况。且。適。才。已。允。他。轉。一。個。本。堂。局。不。過。一。時。開。

心却忘記了替他一轉。想着忙向擊雲閣道。對勿罪。我忘記了。替你兩家子介紹。一介紹。害得你兩人冷淨了半天。真是該死該死。說着就逼着擊雲閣。坐到惠人那一邊去。嗒。天下竟有這樣。沒人道的動物。列位試想。方纔這擊雲閣。不是大家當他自己人。硬要他入座。現在又要當他篋子。坐人背後。出堂差。這還可以說一句行業。使然不得。不如此。那最難堪的。明明孫三是他的丈夫。豈有當着丈夫。諸姑姑姊妹的面前。把妻子當禮物般送給人受用。這種當場出彩。憑你擊雲閣如何老臉。總覺得不好意思。天良一動。不免羞惡起來。一陣心酸。兩眼中的珠淚。幾乎奪眶而出。臉上早飛起兩朵紅雲。那孫三與衆姊妹。兀不覺得只認他含羞不好意思。自己過去。益發高興。大家把他當作玩意兒。恣情調笑。有的說。今日這席酒。是合歡酒。可惜新娘子。害燥不肯入席。有的說。吃合盞。須要伴新娘的。攙扶纔興。沒有伴親娘。難道叫他。自己送上去不成。衆姊妹一聽這句話。大家爭着來做扶新的。把擊雲閣不

多心可見

由分說。推推擁擁。攆到惠人身邊。端了一張櫬子。硬揪他和汪惠人並肩坐下。換了兩副虛篋。篩了兩杯酒。又要替他們交杯傳飲。虧了旁觀的孫三。究屬乖覺。見他們不顧前後。鬧得太利害了。恐怕下不了場。忙把衆姊妹止住。這一鬧別的不打緊。內中却有四個人。最是難堪。第一個孫三。雖然他是看破一切。把女人當他行裏貨物一般。任人賣買。但今日眼肥肥。望着自己的心上人兒。任人作踐。天良一動。不覺一股酸氣。直冲丹田。然畢竟良知戰不過惡魔。一回兒就消滅淨盡。第二個是楊絮青。他見衆人離然無心作耍。然眼見他夫婿。當着妻子面前。和人合巹。將自己名分置之何地。因而推想。男子心腸。固易變。偏偏這擎雲閣的妖艷。遠出己上。或者今日的舉動。就是將來負心的預兆。亦未可知。更一推想。自古紅顏半多薄命。即使男子多情。而女子不壽。則男子的身心。非吾所有。難保無今日之現象。想到此處。不禁感慨心頭。喟然長歎。其中最沒道理的是汪惠人。他却純粹是一副羞懼心腸。

羞的是衆目睽睽。硬把一個陌陌生生的女子和他並肩合盞。懼的是未婚妻卽在面前。眼靠自己地位。被人攬奪。恐他心中着惱。覺得一顆心。七上八下。坐立不安起來。其中最羞憤難堪的是擎雲閣。他索性逢着一班生客。就使當着孫三面前。轉個把局。照例應酬。本沒什麼害臊。偏偏今日逢着諸姑姊妹。這還不打緊。單有那兩個很客氣的人兒。照統系上講。既是孫宅的佳賓。就是自己的貴客。既經席上認了自己人。更不該推下去。再當作婊子。況且生生的和一個而不相識的男子交杯合盞。憑你婊子再爛污。也沒有灑到這步田地。豈不是明明來刻薄他。活龍活現的描摹出一個爛污婊子。人盡可夫的神氣來。出他的醜。一時羞惡之心。按捺不住。正待發作時候。斗然見孫三和那木樨香。拘肩搭背。非常親暱。不覺恍然大悟。暗想當初誘我作婊子。也是他。今日刻薄我。又是他。我做了這被人瞧不起的卑賤生涯。只落得一個徒負虛名。他却暗地裏坐收實利。他拿了我掙的錢。愛上那一個。就

去和那一個要好。却把我當牛馬一般。送人讓客。這何苦來呢。但是今日與他一朝決裂。却有未便之處。因爲一則自己的銀錢都在他手中。二來這一張身契。他牢牢的執着。憑你經官動府。也是跳不出他的範圍。三則他本來通着一班長江小弟兄。他要一翻臉。暗底下使一班人和你爲難。就要吃他的苦楚。想到這三樁難題。不得不把一股憤氣。漸漸的硬壓下去。（這一回總算把擎雲閣驚醒。看破拆白黨。就種下後文背棄張本。）從此把鼎甲頭銜。看得如鏡花水月。一意下臺。但下臺勢必從良。但從良已連遭失足。此番須揀一個年輕篤實良家子弟。又要未娶正室。方可一雙兩好。但一時到那裏去找。這樣的如意郎君呢。秋波一轉。忽然靈機一動。失口喊了聲。啊。吓。反把衆人一嚇。忙問何事。却被他借着別的話支吾過去。原來他身邊現放着現現成。成公選合格的如意郎君。與他並肩合。合。合。合。反。反。反。反。豈不呆鈍。心意一屬。不因不由的漸漸竊窺他的容貌。但見惠人正在羞得無

地自容。一個人垂倒頭。眼觀鼻。鼻觀口。的不言不動。正如新貴人一般。再瞧他臉上。早飛起了兩朵紅霞。好似雨後桃花。嬌妍可愛。擊雲閣暗想。看他如此害羞。其篤實。可見看他舉止。定是貴室無疑。看他年輕。想必未娶。那同來的女子。定是他的姊妹。如此看來。不但合了自己所限三項資格。更有說不盡的無窮妙處。越看越愛。越愛越痴。把方才一股怨氣。頓時化作萬縷情絲。可惜方纔給他們合。盪不合。盪反弄得現在不好意思。拘搭上去。萬一錯過。要再找第二個這樣的人。恐怕就不容易。雙眉一蹙。計上心頭。忙推着有事到後面小房間裏去了。停一回。那擊雲閣的房侍阿金姐來說道。先生堂差去了。就要回來的。說着借別的閑話。兜搭一回。就對惠人道。汪大少。今日是孫大少請汪大少。又承孫大少介紹汪大少到。倪搭來白相。不過倪搭場化小些。總要望汪大少。看孫大少面上。替倪撐撐場面。明日擺一個檯面。一來答謝孫大少。二來謝謝介紹人。明日仍舊請諸位大少小姐。一淘過來。開忙

鬧忙說罷用手把惠人肩膀一拍。做了一個醜態。弄得汪惠人莫明其妙。呆瞪瞪的不知如何回答。那孫三知道他是初出茅廬。不懂這些。忙代他回答道。答席請我呢。儘可不必。但是他們既這樣說。惠人兄瞧我分上。替他們撐撐場面。應酬了一個花頭罷。也不枉我介紹一番。可笑。汪惠人懂是懂的了。叫他答席。但是怕楊小姐心中不願意。所以不敢專主。只顧呆呆的對着絮青。瞧那絮青也體會他的意思。知道他不敢專權。徵求同意。但是自己心中雖不願意到這地方來走動。不過既擾了他人。勢不能不答席。落得做好人也免得惠人露出怕老婆的窘相。益發不好意思。就對衆人道。我也極贊成。不過大家都要來的。才得熱鬧。那惠人見絮青答應了。就放心允許道。如此甚好。吾們又可暢敘一宵。不過這裏的規矩。我却一些不懂。須要二哥替我佈置才好。孫三道放心放心。你明日只須早些來。這裏等候。也不必寫什麼請客票。我們到了這時間。自會合伙兒來叨擾。你別的一些沒有事。惠人點

了點頭。那阿金姐見生意做成就馬上關照廚房開菜單。定酒席。不題。不一回。擊雲閣堂差已經回來。靚粧未卸。益發嬌艷。此時和方才的侷促樣兒大不相同。有說有笑。妙趣環生。此時那惠人見衆人不是專拿他玩笑。也覺着活動了許多。趁衆人視線都注在擊雲閣的臉上時候。他也湊在中間飽餐秀色。覺着擊雲閣的眉眼口鼻處處有一種說不出話不盡的妙處。想必生他的父母。必定是最高等的美術家。或者是著名畫師。也許是歐美造像家。不然如何造得出這樣精美絕色。我從前以謂像絮青這樣的美貌。總可以稱得絕世的了。今兩個人在一塊兒比較起來。絮青雖然不能說不及。却是艷如桃李。冷若冰霜。令人敬畏。那擊雲閣却生得斌媚活潑。風致動人。使人樂就。一個人只顧出神。不防楊小姐一聲香咳。頓時把惠人嚇醒。急忙收束心神。正襟危坐。一回兒那擊雲閣出去轉了一轉。回進房來。含笑向惠人道。方才厨子拿了一張菜單來。請你過去看一看。倘有不合意的地方。也可以

謊得妙

忠厚口吻

調虎離山

活現初入
花叢的孺

掉幾樣。惠人聽了，不忍推却。就跟着他到了後房。一看那裏有什麼厨子。正要問時，擎雲閣笑道：「這厨子想必等不得跑掉了。明日請大少早一些過來。臨時更掉也可以。不過明天大少什麼時候過來，說定一個鐘點纔好。惠人道：「我左右沒什麼事兒要什麼時候來，就什麼時候來。就你給我約一個鐘點也好。使得擎雲閣道：「如此更好。既這樣，你明日一定四點鐘來。不過孫家的幾位小姐們，單單寫客票叫人去請，好似不大至誠。頂好煩你們的小姐，駕了馬車，親自去接你一個人先到這裏預備。如此却兩面週到你道如何。惠人道：「這樣甚好。我去關照舍妹便了。別的話有沒有。如沒有，我要前面去了。擎雲閣不响，却把頭搖了一搖。惠人不好意思多耽擱，只得搭趂着走將出去。走不多路，忽然擎雲閣又把他喊回，不知擎雲閣講出什麼話兒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

流水無情悲捐秋扇

落花有意欲度春風

却說汪惠人正想出去。忽被擎雲閣喊回。等到回來問他時。却又頓住口。說不出臉兒。一紅。秋波一轉。嫣然微笑道。我把要說的話。忘掉了。別的沒有什麼。你明天一准四點鐘來。我在這兒等你。千萬不可失約。那惠人自然諾諾連聲。望前房間去了。不多時擎雲閣也來了。此時衆人叫的局都已散盡。時候已不早。大家吃了些乾稀飯。就命傭人把檯面卸了。略坐一坐。衆人都要動身回去。又訂定明日相會時刻。各自分道而別。獨有汪惠人到臨走時候。那擎雲閣殷殷勤勤送到扶梯口。趁衆人沒瞧見的時候。把軟玉溫香的羹。羹和惠人一握。此時惠人覺得一股軟綿綿。暖烘烘的味兒。從三關六脈中直傳到四肢五臟。覺着渾身骨節都有些酸溜溜。這一點春心就蕩蕩乎。不能自主起來。幸虧有絮青監視着。不敢放肆。那擎雲閣只說了聲。明日早些來。就分手而別。這一天晚上。二人一般春意。兩樣心腸。一個是有意從良。一

個是初嘗風月。撩人春色。再也不能入夢。好容易挨到天明。從天明挨到日昃。見鐘上剛打過三紀鐘。那惠人就急急的叫人把馬車配好。就央絮青一個人直往孫宅去迎接衆姊妹。自己一個人雇了一輛人力車。逕往清和坊與擎雲閣相見。比到了他的房間。早見擎雲閣在那裏老等。見他來了。頓時眉花眼笑。起身迎接。兩人握手殷勤。並肩坐下。此時房裏左右沒有旁人。而且二次相見。益覺親熱。綢繆備至。擎雲閣問了一番姓氏年歲籍貫家庭。惠人一一回答。講得投機。漸漸的說到昨晚事情。擎雲閣道。像倪格種人。勦曉得前世裏作子。捨個孽。今世陷到格種場。化就是應。幾個局。擺幾個檯面。也叫嚙法仔。偏偏那班促狹鬼。拿人開心。陌陌生生的說啥吃合。盞合歡酒。弄得人家阿要難。爲情也不想。想倪雖然吃了這碗把勢飯。（嗚呼把勢二字。不圖竟作口頭禪。真是言而不知其義。）也是好人家的女兒。（不但是好人家女兒。而且是西施公司老板孫公館的奶奶。）將來總要望脫離火坑。

正式式的做事。豈可當着人把終身大事做玩意兒。像倪這種苦命。也算不得什麼。但是豈不糟蹋了汪大少麼。像汪大少這樣的高貴身格。那裏肯把一個落難女子放在心上。說着秋波溶溶。黯然欲涕。那汪惠人自出娘胎。第一遭嘗着這迷湯滋味。覺着甜津津軟綿綿。宛如大伏天。飲了一碗清涼薄荷。菘豆湯。沁入脾胃。一時情不自禁。趁勢兒徐拘粉頸。微搭香肩。安慰他一番。那擎雲閣也乘機。就檀口香腮。二人曲意綢繆。私情繾綣。正迷得天旋地轉的時候。忽然一聲龜吼。接着扶梯聲響。二人慌忙起身迎接。早見楊小姐領着一班孫氏女將。蜂進房來。那擎雲閣却不慌不忙。逐一應酬。獨有汪惠人。神色倉皇。面紅過耳。人家一望而知。是做了虛心事兒。然大衆知他面嫩。也不便和他取笑。亂七八糟了一回。電燈已上。就把檯面端整起來。一回兒那孫三也來了。此時客已齊集。就絞手巾坐席。照例敬酒寫局票。和昨兒一樣。也不必多贅。此時那擎雲閣。因惠人是主人家。例應該侍坐後面。那

惠人見衆人及絮青都在面前。臉上裝得十分老誠。暗地裏却與那擎雲閣握手傳心。互通情愫。不一回。大家叫的局陸續來齊。頓時笙歌聒耳。笑語喧闐。惠人見衆人都和他叫的局姿情笑樂。沒有人注意他們二人的行止。也就和擎雲閣娓娓談心。不過時時刻刻提防着他未婚妻。楊小姐的目光。豈知你索性坦然無僞。別人倒還不甚注意。你越是鬼張鬼智。東顧西顧。反把別人引起疑心。別的還可。獨有那絮青何等乖覺。而且心有所屬。豈有不覺得之理。但是雖然覺得。却當了許多人。不便十分注視。因恐被人看破。不免背後要議論他的。小鬼。所以只作不見。偏偏這惠人不識相。兀認絮青真沒瞧見。加意提防。越防得緊。頭兒也別得愈忙。別人尤可。那孫三的目光何等尖利。他一雙尊目。常說蒼蠅飛過。能辨雌雄。此時他早已瞧透兩邊心事。只是碍着楊小姐臉嫩。不便嘲笑。只把閑話繞道兒。譏刺不意。又給楊小姐聽出。一時羞憤。交加。心想惠人枉是一塊兒長大。這般妒忌。也不思量這裏本

是行樂所在。就是你和擎雲閣。講得投機。說幾句體己話兒。也不見得人家。就來拈你的酸。但觀孫三一。一樣一個人。何等大方漂亮。也一般和堂差講話。戲謔。却是光明磊落。一點兒沒有遮遮掩掩。鬼鬼祟祟。可見他目中有妓心中無妓。正應他從前爲我仗義解紛的氣慨。如此看來。那惠人的品格。與孫三比較。真是不可同日而語。他今日是用着烘雲托月的法子。安心來表暴我。明明露出我是個兇悍不容物的人兒。他連和別的女子講一句話。都不敢。所以刻刻防備我。瞧見現在幸而別人不會留意。只有孫三一人覺得他。既這樣的憎厭我。我也何苦做人家的厭物。不如飲泣向隅。讓他們趁心快樂。想到此處。不禁後顧茫茫。有飄零身世之歎。幸虧身邊有一個叫來的堂差。小昭仙。宛如小鳥依人。可憐可愛。絮青就借此躲避。攜着他的纖手。到洋臺上。靠着窗口。和他談心解悶。好笑汪惠人這呆蟲。兀自不知就裏。見楊小姐不在目前。頓時放大了胆子。和擎雲閣如膠粘漆。扭得十分火熱。不一時。

擊雲閣起身到後房。臨走的當兒，把惠人衣角一拉。惠人會意，四下裏一望，見絮青正與小昭仙在洋臺上密密談心。他就賊忒嬉嬉溜進後房。亭子間和擊雲閣密會。這時候，絮青回頭一望，見惠人和擊雲閣已不知去向。心想他們既去快樂，自己也不須躲避。若老遠的避在洋臺上，不免又要被人看出破綻。因此同小昭仙重歸舊座，含悲隱痛，強打精神，與衆人週全說笑。不過這種笑比哭還要難過。幸而人多口雜，好容易挨到衆人的堂差將次散盡。方見惠人脚步倉皇面紅耳赤，從後房溜出來。那一副尷尬面孔，活似做了什麼虧心事一般，奔到原位上坐下。那楊絮青此時心同槁木，連正眼不去窺他一窺。不一回，擊雲閣也姍姍的過來。憑你十分老練，也免不了趑趄扭捏。旁人識趣，也不來刺破。一回兒酒闌席散，衆人皆去。惠人因和絮青同來，勢不能不同回去。擊雲閣也不便強留，只好暗地裏堅訂後約，借重這臨去秋波，默通靈犀。二人出了清和坊，駕上車兒，一路無話，逕抵家中，各歸各。

的臥房各睡各的覺。可憐一對金玉良緣。從此生了千層障礙。那汪惠人一心只戀着擎雲閣。除日間推東說西溜去。與他歡聚外。連晚上也須深更半夜。才得歸來。有時竟至通霄達旦。把絮青丟在家中。如同陌路。可憐絮青一個人。悽悽涼涼。如失羣孤雁。想起從前同出同歸。青梅竹馬。何等風華。一朝背棄。卽如眼中釘。肉中刺。人心難測。不禁與千古傷心人同聲一哭。一個人終日愁悶。也無心出去遊玩。漸漸的茶飯不思。懨懨成疾。猶指望惠人見他這般可憐。或者回心轉意。和他重溫舊好。豈知惠人此時被擎雲閣迷得神志顛倒。十分火熱的時候。那裏體會得深閨心曲。雖也有時來敷衍幾句。却是隔靴搔癢。牛頭不對馬嘴。令人益發惹氣。幸虧那孫三的衆姊妹。時來慰問。百般化解。那孫三自己雖不便常來探望。那知心體貼的安慰話兒。常從他姊妹口中。曲曲傳出。覺着言言懇摯。句句至情。宛如對症發藥。直中肺腑。不因不由。把絮青的一片苦心。漸漸覺悟起來。心想惠人這薄倖兒。如此忘

恩負義。要他回心。今生是萬無希望。我白白的爲這無情動物犧牲。身命真不值得。不如自尋快樂。學着一句古語。叫得尋歡處。且尋歡。好在我和他。雖由父母之命。締結婚約。實際上並無關係。不如做一個清淨女兒。身丫角。天年逍遙自由。豈不快樂。想到這裏。覺着心安。體快精神。一爽。這病魔也就被驅逐淨盡。（噫。世界上多少女子。若能如此大覺悟。大解脫。豈不爽快。無如造化弄人。好好的。一個完璧女兒。偏要情願願的。供人蹂躪。不蹂躪不舒服。既蹂躪了。又要受這蹂躪人的束縛。這蹂躪人。他却既有已蹂躪的地方。兀不謹守範圍。偏要去越分。蹂躪自尋煩惱。還要編極荒謬的話。糟踐女同胞。說什麼青竹蛇兒口。黃蜂尾上針。兩般不算毒。最毒婦人心。這一句最毒婦人心。應該叫最毒男子心。繞對呢。劍霜戲注。）從此楊絮青大澈大悟。天和孫三衆姊妹。今日逛遊戲場。明日往戲園子。那孫三也跟着做隨員。領着玩耍。孫公館也日常盤桓。逢到不樂外游。就在這裏。找找麻雀。講講笑話。

非常快樂。但是世間上男女共處。性情投機。神交既久。除非真正太上忘情。未有不墮入情網者。卽如絮青品格何等純潔。雖有心折的孫三當前。他能矢志不二。一心一意。向着汪惠人。迨見惠人終不覺悟。之絕望餘。猶願丫角終身不寒前盟。其高尚純潔。近世中確確不可多得。無如天道促狹。環境逼人。偏偏遇着這位孫三。偏偏造化弄人。機緣巧合。替他無端種了許多前因。後果。好似天造地設。這陷坑把人葬送。莫說絮青容易入彀。就使在下做了女子。也不免要誤入其中。至於孫三與絮青。究屬有怎樣的前因後果。却其中大有層次可分。第一次。自然在蟹洞把一班小拆白驅逐。解了絮青的圍。第二次。被這班人狹路相逢。束手待斃。幸虧孫三捨身相救。比到打出人命。又挺身入獄。毫不拖累。目睹惠人袖手旁觀。既不能庇一婦人。賴他人力以衛護。及人家因此肇禍。又不能替人共患難。兩兩相較。冷熱判然。因此對惠人感情。逐漸淡薄。對孫三的敬愛。日益增加。兩個人的愛情。好似天秤。架一。

般一邊兒漸漸的輕上來。一邊兒自然徐徐的重下去。不過一邊是敬重感。德的愛情。一邊是耳鬢斯麼夫婦之好。所以兩方輕重還不至各走極端。偏偏第三步的惡魔。憑空跳出一個擎雲閣。把兩人中間打了一座銅牆鐵壁。生生的隔絕。那惠人又年輕易惑。昏迷不悟。絮青見惠人絕無挽回希望。又中了孫三的讒言。女友的慫恿。把惠人多年情愛完全消滅。終日只和孫氏姐妹及孫三同游同樂。男女契慳。就不免情芽暴發。加着一位汪惠人時時以酸風醋氣相薰激。不由絮青不突生二念。這也是環境使然。情不由己。此時那孫三好容易利用時機。費盡心血。受了多少苦楚。纔得火到功成。但絮青雖然心意已屬。這求婚的一句話兒。却萬萬不敢輕試。因恐一朝決裂。不免盡棄前功。於是千方百計。想一個妥當法兒。窺探他的心意。不上幾時。果然被他想出一個絕妙方法。原來他打探得絮青手上的一枚鑽戒。確是從前和惠人訂婚的約指。一式兩枚。男女交換着扣帶。照結婚慣例。大致這戒

子是最重要的信物。差不多戒在約存。約廢。戒亡。今要試探婚事。必須從戒指上着手。先同他去揀他合意的鑽戒。購上一只。然後向他要求掉換。他如答應。就可作爲結婚證戒。繼續要求正式定婚。他見物已交換。親事諒無不允。且這枚鑽戒。本是汪姓定婚之物。他既願移贈。不啻表示與那邊解除前約。重訂鴛譜。萬一不答應。也只作無心。只說看中他的戒兒光彩好。掉換着帶帶。並沒有什麼用意。諒他爲這一點玩意兒。小事也不至十分決裂。主意打定。就去約絮青。祇說自己要辦只戒子。請他同去揀選。不知楊絮青允否同往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入洋行有心選鑽戒

聚餐館無意結絲蘿

却說孫筱山約楊絮青。幫他去代揀鑽戒。絮青不知就裏。自然答應。就同他到了亨達利。孫三自己一點不專主。只憑絮青的意思。把上中下三等貨色。

任他翻揀。那絮青天性樸實。不喜驕奢。所以只揀了不高不低的中等貨色。價錢也不貴。只化了二百幾十塊錢。光頭也很足。孫三自然一口贊成。立即買定。當下出了亨達利。又兜了幾個圈子。時候已不早。就送絮青回了公館。又過了幾日。孫三突然鄭鄭重重的。要請絮青到一品香大餐。絮青也不推却。就同他坐了馬車。逕到一品香。這一品香在跑馬廳。就是孫三出獄時候。惠人和絮青替他設歡迎宴的地方。這也是孫三別有用意不提。兩人到了。一品香。揀了個靠洋臺的小房間。坐定。絮青嫌人少太寂寞。就叫孫三寫請客票。去請他姊妹們。孫三不便拂意。果然寫了請客票。命西崽去請。等了好一回。西崽來關照說。公館裏說他們出去的已出去了。在家的不得空。所以不來了。孫三道。他們既不來。我們就兩家子對酌罷。絮青點了點頭。孫三就發下菜單。要了兩杯口力沙。不一回菜已上來。兩人就慢慢的低斟淺酌。密切談心。這時候已當桂子飄香。天氣十分燠煖。兩人飲了一回。覺得煩燥。孫

三就同絮青到。靠馬路洋臺上去。納涼賞月。命西嶽放了兩張靠背椅子。一張小茶几。放了幾樣精美水菓。置了幾色冰凍冷飲。好似冰盤盛雪。清潔可賞。比之方纔。不啻脫却紅塵。置身清涼世界。沁入懷襟。仰觀天空。一輪皓月。皎潔圓潤。四際無雲。正映着跑馬廳中。碧艸如茵。廣場十里。蹄聲得得。汽笛鳴鳴。都載着一男一女。如比翼鳥。似連理枝。乘車踏月。十分親嬾。對此良辰美景。憑你玉闕金仙。也不免心猿意馬。況乎凡間絕色白袷少年。烏能不動。那孫三就把言語打動道。妹妹還記得當初第一次在這裏相敘的時候麼。絮青道。三哥說那裏話。來這一次相聚。憑你海枯石爛。也不會忘掉。你想三哥爲了我。幾乎犧牲性命。幸而沒事。却已受了多少時候。鐵窗風雨之災。這回在這兒歡迎你。正如隔世重逢。這時候吾心中的快活。真快活得……說到這裏。臉兒一紅。頭兒一垂。再也說不下去。那孫三聽得出神。見他不說了。忙湊趣道。快活得什麼樣。接着一陣狂笑道。妹妹你大弄錯了。我並不是

要表什麼功。我是在這裏嘆無名氣呢。絮青愕然道：這奇了！你嘆什麼氣呢？孫三道：我並不是氣別人，却氣的是你那自幼共大的汪惠人。你想當初不是我們三個人一塊兒在這裏飲酒談心，情投意愜，麼如今單有他一個人別有所戀，把我們丟入江洋大海，真是人面桃花，瞬息萬變。以後把吾的愛交友的心腸，冷得如死灰槁木，看破人情，從此除和妹妹倆談談敘敘外，再也不願和一般俗子同淘。妹妹，你道如何？絮青被他提起惠人，又把他從前現在一比較，不禁觸動愁腸，淒然淚下。孫三知他心中悲痛，忙安慰他道：妹妹也不必悲傷，千不是，萬不是，總是我該帶他往這種地方去玩。現在懊悔已是不及以後，但愿我們兩人千萬不要像他那樣負心。每年每月，此日此時，常來這地方賞一回月，談一回心，做一個永遠的紀念日，就是誰要死了，到了這日，也須到誰的墳上澆一杯酒，洒幾滴淚，纔是生死不渝。妹妹，你道如何？如果與我同情，可否我們交換一件東西，可以長留紀念？現在沒有

別的就把你我手上的鑽戒做一個交換紀念品。不知妹妹願意否。絮青萬不料他。突然要交換鑽戒。鑽戒不打緊。但這戒子是汪宅定婚之物。如何可輕給他人掉換。況且男女交換戒子。只有夫妻訂婚。可以別的却從未見過。爲何他偏偏別的不。要單要這東西。交換。安知他不是因爲求婚不敢先用這掉戒的法兒。做一個試驗品。然後逐漸進步（誠如尊言）這却如何可允他。莫說汪宅婚事。由父母之命。自幼訂定。卽照惠人這般無情。吾豈可負。義。縱使我答應了。我那家中二老。如何肯允。這是萬萬不可。正待回絕。忽然又想起他有救命之恩。而且平素用情一致。只戀自己。看他方才這片痴情。比之惠人。真有天壤之別。萬一毅然回絕。使他絕望之餘。不要鬧出別的亂子。我嘗觀小說中。爲情殲生。以身殉義的。不知多少。萬一變生不測。豈不是恩將仇報麼。（這却大弄錯了）一時想想這邊顧顧那邊。弄得左右爲難。急得面紅耳赤。束手無措。幸而他根基誠厚。德性堅固。畢竟私情敵不過正。

義就懇懇切切的回他道。三哥你須原諒我。你自救過我的患難。而且承你和親妹子一般看待我。論我心中。憑你要什麼都可以。單有這戒子。却是汪姓交換的東西。其中有許多關係在裏頭。這是父母的主意。我也一點沒有自由。所以萬不敢擅自掉換。你須可憐我。別的東西任你揀中一件。我無有不允。況且你適才說的紀念。我正是十分同意說罷。一聲長歎。雙波溶溶。那孫三聽了一番回覆。不禁爽然若失。躊躇了好一回。也嘆一口氣道。妹妹對於惠人真可謂美人情重。可惜惠人無情。白白的辜負你的美意。但是妹子既當我們倆如親兄妹。我也不避嫌疑。有一句話告訴你。我聽得人說。惠人和擎雲閣早已訂了白首之盟。且這擎雲閣又是個著名潑辣貨。不能容物。噫。此事不知將來如何結局。現在我得與妹妹常常做兄妹。已是萬幸。但是我還有一個最後的希望。這個希望是很空虛的。我也知道明明虛而無着。但是一個人在世上。把一生所抱的希望。一旦斷絕根株。還有什麼生趣所。

以我從極絕望之餘。還留一個空無實際的虛望。聊以自慰。但願妹妹可憐。我一片痴心。允了我末次請求。我就死而無憾的了。絮青聽了也覺慘然。就問他道。你且說說。我可以從你。決不推却。孫三道。我知道惠人和擊雲閣的婚約。是牢不可解。那擊雲閣也決不容他再娶。那惠人也把尊處的婚約。丟諸腦後。既把婚約拋棄。那證婚的戒子。自然不在他心上。難保無轉贈失落等事。倘果然他先把信物丟掉。是他先破婚約。到那時間。妹妹可否允我掉換。則個那絮青聽了。不禁毫髮聳然。但見他說到這般地步。萬不能再行拒絕。更一想此事不難。只要我和惠人暗地裏咨照他。叫他憑你如何荒唐。這戒子終生不可贈人。失落這一點事情。諒他總不至違背。定能保守。如此則他的要求。豈不全屬子虛。我却落得做一個秋水人情。想罷。深爲得計。就慨然允許道。既然如此。到那時間。但憑三哥的意便了。孫三見允了。頓時笑容滿面道。如此到了那時間。却不要再推三阻四了。絮青見他痴心妄想。默得

可笑（自己上了當，反說別人）不禁粲然道：「誰曾反悔過來，却恁般不信。托孫三也一笑。」此時二人不知不覺，已耽擱多時。那菜館裏的食客都已散盡，兩人也急急的動身。孫三會了鈔，走出大門，駕上車兒，送楊小姐直回公館。然後獨自歸家，不提一宵已過。又到來朝，兩人的心事各別，進行不同。如今把孫三暫擱，先說楊絮青。次日因有事，急待惠人歸來，叮囑他一番，所以不敢出去。不一時，果見惠人回來了。本來他二人已久不晤談，今日楊小姐爲着一生名節，不得不淺就上去，就把保存戒子的話，婉婉轉轉，懇懇切切的叮囑他，叫他切記留心。憑你何等知己的人，或是不妥的地方，這枚戒子却是千萬不可贈人，與失落的都不值什麼。因爲這戒上，有許多關係在裏頭，你須時時切記，刻刻提防。那惠人見他這般鄭重叮嚀，反弄得莫名其妙。猜不透他什麼用意，自己有了虛心，也不敢向別人尋根問底。心想這一點事情，有什麼難處。當下坦然道：「你真過於小心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豈

有這一點小小物件。都保管不週。還成一個什麼人。你儘管放心。這戒子我一輩子。不會失掉的。那絮青見他着着實實的答應了。也就放下一片心腸。從此不再提起那戒子的心事。如今再講孫三的進行。孫三到了次日。覓着空擋兒。把擎雲閣約到家中。和他開秘密談話會。那孫三先向擎雲閣打哈哈道。你如今是有了。新香椽就忘掉了。陳佛手了。你摟着惠人。這小子只顧自己開心。不顧有人在暗地裏尋死覓活。萬一鬧得給他二老知曉。看你樂得成。也樂不成。再你切莫誤會了。我在那裏喝什麼酸水。我是個看破情關的人。決沒有三禮拜六點鐘的酸素作用。不過處處替你着想。如今瞧你兩人的情景。好似要圖一個天長地久的神氣。但是要圖長久。先要打算自己的地步。有了地步。纔可立足長久。你知道這惠人和楊小姐。是早訂婚約。有了他。就沒有你。就是你願做他的第二。他也決不容你。就使他容你了。他的二老也決不容你。豈不是你結底終歸失敗。眼前憑你十分綢繆。將來終要

等諸泡影。觀人家正式團圓。白頭到老。你却賽過做了一場春夢。依然飄泊風塵。徒傷老大。如今兀不及早打算。坐失時機。看你將來如何結局。擎雲閣聽了一番勸告。宛如當頭棒喝。觸動愁腸。淒然淚下。平素雖有不滿孫三之處。此時聽他的言語。句句打入心坎。不由得改容哀懇道。三少你能替我設策麼。如能使我則個……我終身永遠不忘你的大德。孫三道。這種話呢。可以不必。你我總算有過交情的。你當着這進出關頭。誠誠心心的請教。我我無有不盡力盡心。你只須處處聽我設策指揮。也切莫和惠人商量。只跟着我走。包你計到功成。使惠人和楊氏互相同意。自願解除這婚約。既他們的婚約已取消。你就可堂堂皇皇。和惠人一雙兩好。做一對正式夫婦。將來共返京邸。惠人的家中。也有些產業。可以享那家庭的樂處。豈不是好。擎雲閣聽得心花怒放。忙問如何計劃。可以收這等功效。我情願聽三少差遣。決不漏給第三個人知道便了。孫三道。說這計劃。也狠不容易。須要逐步進

行。隨機應變。現在第一步。我知道他們訂婚的重要信物。是手上的鑽戒。男女各有一只。交換着扣帶。你先要騙到手。但是我也知道惠人。憑他如何迷戀。這戒子他也知道關係甚大。決不肯輕易給人。他若果真不肯給你。只好用第二個法子。第二法子如何。惟有用掉包的法兒。把他掉脫。即使掉不着。就掉他個十天八天。然後掉正。却幾天裏頭。也可以弄些手脚。足以破壞他的婚約。打傷他的感情。縱不能完全成功。以後却隨機應變。再使些手段。即可水到渠成。雙方斷絕。孫三又把掉包的法子。教了擎雲閣。那擎雲閣歡歡喜喜的。奉着丞相妙算。依計進行。別了孫三。自去謀幹不提。再說惠人自受了楊小姐的叮囑。果然把這戒子分外看重。差不多走一步看一步。看到一處摸一摸。恁般小心。總也不至失落。至於防送人的話。更是我主權所有。我要送。就送。我要不送。誰敢來搶我。奪我不成。不料偏偏變生肘腋。那擎雲閣看中了他這鑽戒。撒嬌撒痴。纏着要討他的戒子。把惠人嚇異得橋起了舌頭。

默。默。的。出。神。了。好。一。回。暗。想。楊。絮。青。莫。非。是。神。仙。下。凡。如。何。能。未。卜。先。知。預。先。曉。得。有。人。轉。他。的。戒。子。念。頭。不。先。不。後。前。天。剛。剛。叮。囑。我。今。天。就。有。人。來。要。他。好。似。約。會。的。一。般。真。是。奇。怪。到。不。可。思。議。想。定。就。老。老。實。實。的。回。絕。了。擊。雲。閣。說。別。的。都。可。以。從。你。單。有。這。戒。子。不。可。那。擊。雲。閣。兀。自。不。依。惠。人。就。發。極。道。我。甯。可。把。性。命。送。給。你。若。要。這。戒。子。雖。粉。身。碎。骨。也。辦。不。到。擊。雲。閣。見。他。發。了。極。也。不。敢。再。和。他。糾。纏。只。好。一。笑。收。場。當。晚。無。話。隔。了。幾。天。那。擊。雲。閣。見。第。一。步。果。然。失。敗。不。得。不。把。第。二。個。錦。囊。依。計。進。行。暗。暗。的。看。準。樣。子。照。式。照。樣。去。買。了。鑽。石。叫。那。善。鑲。鑽。戒。的。老。手。做。着。樣。子。輕。重。大。小。特。造。一。只。真。是。一。般。無。二。憑。你。精。細。一。時。也。看。不。出。他。破。綻。惟。裏。面。却。暗。暗。嵌。着。極。細。的。一。個。雲。字。粗。看。也。看。不。出。藏。在。身。旁。竟。當。兒。和。他。掉。換。剛。巧。惠。人。素。來。有。一。個。慣。例。每。逢。揩。面。必。須。把。鑽。戒。除。下。怕。是。浸。壞。了。鑲。頭。和。光。彩。這。一。天。洗。臉。又。把。他。扣。下。放。在。面。湯。台。上。擊。雲。閣。趁。勢。和。他。攀。談。暗。暗。的。把。他。的。

戒子掉去。仍照他方向。放在台上。等到惠人洗臉已畢。就匆匆的帶上戒子。逕回公館。也萬不料。暗地裏已經被人掉脫。丟下這邊。再講那邊。擎雲閣見事已得手。忙奔到孫三家中。等他回來。就把得手的話。告訴了孫三。也非常快活。贊賞他手段敏捷。又對擎雲閣道。如今你這枚掉來的鑽戒。萬萬不可放在身邊。萬一給他看破。就枉費心機了。不知擎雲閣如何安置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

弄假成真交換飾物

忘恩負義痛斬情絲

却說孫三與擎雲閣商議如何安放這掉來鑽戒。依孫三意見道。你如今且拿來交給我。萬無一失。我也並不是貪圖你這戒子。你不信我現在有一枚新辦的鑽戒。光頭比他足得多。價錢也較他貴。你拿了去。作為交換品。我們是貨換貨。公道交易。並沒別的作用。你不必疑心。那擎雲閣覺着他的言語。

也狠有道理。就把掉來的戒子和他交換了。況且可以明晃晃的帶着。不愁惠人瞧破了。兩人交易已畢。擎雲閣回去不提。單講孫三。見第一步計策成功。非常得意。忙忙的袖着戒子。趕到一品香。定了一個就是從前賞月的一間房間。忙寫請客票。一疊連聲。催西崽到楊公館去請楊小姐。說有要事面談。一連跑了兩三次。果見絮青坐着車兒。飛也似的趕到一品香。和孫三相見。問他有什麼話講。那孫三且不說明。只顧嘻嘻的笑了。一回命西崽上菜。食方三道。那絮青再也忍耐不住。又追問他究屬有什麼言語。使人怪納悶的。再不講。我要去了。那孫三道。莫慌。莫慌。我給你瞧一件東西。是誰的原物。說罷把惠人的戒子。摸出遞給絮青。絮青接過凝眸一觀。剎時間。花容失色。目眩口呆。幸虧有一只靠背椅子墊着。不然幾乎跌倒地下一時四肢無力。軟癱椅上。默默無聲。此時孫三突然見他這副形狀。知他心中悲楚。但是自己急切間。沒有安慰的法子。反急得手足無措。起來呆視了一回。纔聽見絮

青徐徐醒轉。長歎一聲。接着把銀牙緊緊的一咬。恨恨的向孫三道。你這個人好狠心。逼得我。好苦。吓話聲未絕。兩行珠淚奪眶而出。禁不住嗚嗚咽咽的放聲痛哭起來。那孫三慌忙過來。扶着他肩膀。溫存解勸。無如絮青只不理會。越勸越哭。越哭越傷心。這時憑你孫三是諸葛轉世。陳平復生。也退不了這一隊女子的眼淚。兵。只有在下能够叫他哭。就哭。叫他止。就止。列位不信。聽我道來。話說那楊小姐一個人哭到第一百三十五聲中。忽然想着一個極無聊的希望。就含淚詰那孫三道。你這個人好好的。一個人爲什麼去做那鷄鳴狗盜的勾當。把惠人的戒子偷來。哄騙我孫三聽了。就合掌唸佛道。阿彌陀佛。天曉得。地曉得。這戒子明明是惠人情。情願贈給相好。作爲証婚約。指他的相好也歡歡喜喜的。把自己的戒子換給惠人。作爲婚據。你若不信。回去看看惠人。手上有沒有戒子。要是我偷他的。或是丟掉的。是一定沒有。要是他交換的。他手上一定還有別人的戒子。你叫他脫下來一試。

就辨得出別人的和自己的。方曉得從前我對你說。惠人背約的話。不是哄你。絮青道。我終不信。惠人既把戒子送給相好。如何會落到你的手中。孫三道。這却難怪你不相信。你原來不知道這擎雲閣。從前是我化錢買來的。後來他不守規矩。我把他驅逐了。他現在換給惠人的戒子。就是我從前給他的。如今打探得他把我的戒子送給別人。我就逼着他要回。他一時沒法。只得把惠人的戒子抵給我。所以落在我的手中。這是句句實言。並沒一點謊話。○(差了。應該要說句句胡言。並沒一點實話。才是)絮青聽了他說得有根據。有據。諒來沒有虛話。○覺着惠人如此薄倖。我白白裏叮囑他一番。看來我終身的希望。是已到山窮水盡。絕無挽回之望。不由得悲忿填胸。反覺欲哭無淚。把銀牙一咬。纖足一蹬。道也罷。待我把這戒子帶回。和惠人對過明白。儘你掉換。但是我生平從沒有和人私相授受過東西。○卽惠人也不是我親手交換。你必要則個。我自有一個人間接交給你便了。說着忿氣勃勃。連菜也

不吃立起身軀往外就走。孫三忙攔阻時。那裏得及早已飛也似的奔下樓梯。眼肥肥望他跳上馬車。頭也不回。一逕往公館裏去了。弄得孫三丈二和尚摸不着頭顱。不知他胸中懷着什麼意見。一顆心頓時七上八下。跳個不住。幸而他的鎮定功夫還深。心想別的岔子。諒也不至於鬧出。自己定了一定神。就飲了一回酒。吃了幾樣菜。喊西崽惠了賬。一個人踱出一品香。自去玩耍不提。再講楊絮青。懷着一股怨氣。含着兩眶眼淚。回到公館。一找惠人兀沒有回來。怨氣也無從發洩。直奔到自己房間。放倒頭便睡。睡是那裏睡得着。不過借着一床錦被。掩住了粉臉。可以哭一個暢快。可憐楊小姐整整哭了一夜。直到次日。纔曉得惠人已經回來。忙叫老媽子去請他到房裏來。有話密談。不一回果然惠人斯斯文文的。款步進房。叫了一聲妹妹。見絮青兩眼紅腫。餘淚未乾。好似哭泣過一般。不覺暗暗的納悶。心想好好的。爲何這等傷心。絮青見他坐定了。就冷笑一聲道。我前幾天。懇懇切切叮囑你。

的話。還記得沒有。惠人把眼一瞪。道。這什麼不記得。那裏肯忘掉。我不但不給人連走一步路。都要相一相。恐怕丟掉這戒兒。不啻是我第二生命。日間晚上。都是身不離戒。戒不離身。不信你瞧。這不是明晃晃的一只鑽戒麼。說着。把指撓起。給絮青看。絮青哼了一聲。道。你且脫下來。給我瞧瞧。惠人毫不遲疑。果然把戒指脫下。遞給小姐。小姐也無心看光頭。只把戒子裏面鑲頭細細一瞧。把頭搖了一搖。含着悲楚的聲音。問惠人道。我們的戒子。不是大家有一個名字嵌着麼。如今我的名字。又沒有改。爲何把吾的青字。換了一個雲字。就是這鑽石。也不是我的原物。虧你兀假仁假義。說什麼戒不離身。身不離戒。恐怕吾的原戒。早離到別人身上去了。却來哄誰。我前兒怎樣叮囑你來。說到此處。已咽不成聲。惠人聽了一番話。忙接過戒子。細細一看。果然有一個極細的雲字。再一看鑽石。也有些兩樣。頓時嚇得目瞪口呆。一時搔耳撓腮。摸不着頭路。急得臉上的紅筋。根根暴起。一時要想分辯幾句。那

裏找出話來。真是有口難分。也不知戒子如何會變相。也不知幾時被人掉包。也不知誰使的促狹。真是撈摸不着。無言可答。那絮青見他這樣惶急。無言分辯。益當他情真罪實。一旦被人揭破。理曲詞窮。所以急得這個樣兒。益發深信孫三的話兒。千真萬確。一點不誣。覺着他與自己的情分。已是恩斷義絕。無可挽回。就冷笑一聲道。好哥哥。你也不用再和我嘔氣了。我也知道。你別有良緣。就把我的聘物。做你別娶的交換品。就叫以子之矛。入子之盾。用心之狠。手段之辣。可謂登峯造極。可笑吾父母不知。就裏我亦雙目全盲。當你一個誠實君子。自問待你。也沒有對不起的地方。你却用這般手段。報復我。從今以後。你也再莫把我這萬惡賤人。當妹妹。我也不敢認你。這大仁大義的哥哥。兩人的感情。就此一朝永訣。那惠人聽得傷心。也禁不住淚流滿面。道。妹妹。這全是冤枉我的。但是我也一時無從分辯。妹妹可否允許我。限一個日期。待我贖天入地的。去找這掉去的戒子。以明我的心跡。須知

我身子一日不死。一日不負。妹妹。妹妹。你自己須要保重。切莫憑着一時誤會。糟躓了自己身子。絮青那裏信他。就刺破他道。哼哼。我也知道你的用意。你說什麼。躓天入地。去找。這却不消。只須爬到雲裏。躓到閣裏。和你意中人。一相商。就可以把這原戒。暫時掉回。哄過一時。你的計劃。也不算不精。可惜怕前途轉輾。相交早落他人之手。不能夠珠還合浦。你的妙算。仍歸失敗了也罷。既然你有了要求。我若不允。你不免有所藉口。反說我絕人太甚。我今憑你尊意。以十日爲期。你要找得到。總算你不負心。要是找不到。使你也沒得口開言盡。於此。你須好自爲之。那惠人聽他有了限期。不敢多耽擱。就別了絮青。急匆匆下樓。一口氣奔到清和坊。逕進擊雲閣的房間。恰巧擊雲閣並未外出。那惠人就盛氣向擊雲閣道。你爲何把我的戒子掉脫。擊雲閣故作不解道。你說什麼。惠人道。我的戒子。不知幾時被你掉去了。如今不是玩的好姐姐。你還了我罷。擊雲閣突然正顏厲色道。誰和你玩耍。誰掉你的戒

子。你不要誣賴人。惠人仍央告道。你也不必做作。我給你玩得够了。可以還我罷。若說不是你掉的。爲何這戒上有一個擊雲的雲字呢。擊雲閣聽了。狠狠的把他啐了一口道。呸。天下難道有了我擊雲閣。就不許別人取雲字麼。上海有雲字的銀樓。鑲鑽戒的舖子。也不知有多少。如老慶雲。新慶雲。雲記。雲字。足赤。他們都用這雲字記號。難道全是我一人開的麼。不知你在那裏給人掉了包去。反來冤枉我。我想起從前問你要這戒子時。你咬釘嚼鐵的。回絕我。全沒一點兒情分。說什麼比性命還要緊。你如今和這掉包的去拚命去。本來像我們這種下賤人的性命。那裏及得你大少的一只戒子。既然不肯也罷了。如今反要硬吃我掉包。把我們當馬路上的畢三麻子。掉包賊看待。瞎世界上的男子。都是沒良心的。不料你也是如此。叫我依靠誰來。越說越氣。不由得號咷痛哭起來。這時却把個惠人弄得瞧瞧。這邊流淚。眼。想想那邊斷腸人。真覺左右做人難起來。沒奈何。只好先把擊雲閣的哭聲好。

容易止住了。但是自己的事情。却沒有人來劃策。一個人只有乾着急。挨日子。算算這十天的限期。狠容易過。這東西往那裏去找呢。沒法只得和擎雲閣相商。擎雲閣相了一回。就問他道。別人有法子。以假掉真。你却一些看不出。後來不過內中一個雲字上。看出破綻。你現在何勿抄他成法。也去製一只一式一樣。把這雲字換了原有的名字。拿去搪塞他。也許混得過。就是混不過。他也沒有什麼證據。一定指他是假的。你看怎麼樣。惠人聽了。雖覺不甚妥當。但是沒有別法。只好姑且一試。於是依樣葫蘆。默出一個樣子。叫人趕造。連易了三次手脚。纔得和原樣相同。自以謂可以充得過了。一算日子。恰巧已到第九日的限期。就匆匆的拿了這贗鼎。逕自到公館。見了楊絮青。嘻皮涎臉的。把戒子遞在他手裏。請他驗看。並掩飾說。別人見他太慎重。這戒子。故意掉去和他鬧玩笑。現在已經掉正了。絮青聽了。把頭搖了一搖。冷笑道。倒費你心了。累你費了許多手脚。重新做造我這裏有一家鑲戒的舖。

子寄了一封信來。內中夾着一張發票。說冒仿別人的鑽戒。狠不容易相像。這價值要多破鈔些。說着開出粧台抽屜。取出一封信。扎連這假鑽戒。一併交付惠人。惠人接過。把信及發票抽出一看。頓時臉漲通紅。做聲不得。暗暗痛恨這鑲戒的舖子可惡。却不知暗地裏有漢奸從中指使呢。這時惠人知道這一番手脚。糟到一個透頂極的。非但不能把前恨取消。反增了一樁作偽的證據。映襯着前塵影事。更覺沒有分辯的餘地。此時的乾急。真是五臟欲裂。恨不得把一顆心挖出來。給他一看。但是急切間。一時也想不出什麼話兒答辯。一個人越在這裏着急。那絮青益發在旁生氣。明知他奸謀敗露。惶恐失措。覺着兩人的宿緣。到這步地位。已經山窮水盡。推車撞壁。再沒有希望了。反覺泰然心死。嘆了一口氣。伸手把抽屜內預備的一只小小盒兒。封得十分堅固。對惠人道。我這幾天。心緒惡劣。精神疲倦。所以許久不到孫宅裏探望了。今有這一點東西。煩你替我跑一跑。但是必須你親手交給孫

三。切勿轉托他人。也不可交給別人代致。這一點事。你必須一一聽着吾的話。做去。切勿再蹈前轍。說畢。鄭鄭重重把盒兒遞給惠人。惠人也諾諾連聲。把盒兒接過。藏在懷中。呆呆的向絮青望了幾眼。見他和顏悅色。不似前番的激烈。想也不至有什麼意外。於是別了絮青。懷了合子。小心翼翼。誠心誠意的替他做青鳥。使出門。駕上車子。一逕往孫宅而去。如今且把惠人路上耽擱一回。先將這盒裏東西。表一個明白。欲知究竟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

投芍贈蘭夫婿奔波傳信簡

指桑罵檜老嫗隔室漏春光

却說汪惠人替楊絮青。送給孫三。的盒內東西。原來不是別的就是那孫三。要求絮青。手上帶的一枚鑽戒。但是這戒指。爲何要繞一個灣兒。叫惠人送去呢。這也是絮青有一番狠深的用意。在裏頭。因爲絮青。一來要避去私相受授的嫌疑。二則因爲這汪楊二姓的姻事。都由惠人一手破壞。所以叫他

自去傳遞自己東西。也是狐埋狐搯的意思。第三個用意。却還有一些希望。在裏頭。他想惠人當最後決裂時候。並沒有一句下文。單單叫他去送這盒兒。他必定疑心到這盒內東西。既疑心他。必定私開一看。萬一他看見了他。從前換給未婚妻的約指。現在要學他樣兒。轉給別人。他必定不願意送去。或者因此覺悟。別人將他的信物給人。他要不願意。然則他將別人的約指。轉贈情人。別人自然也不願意。他要這麼一推想。能够當時覺悟。把這盒兒。截留拿了這戒子來。負荆請罪。痛改前非。吾也不妨與他重聯舊約。豈知這絮青用意雖佳。無如這汪惠人天性誠實。忠厚過分。他上次已經做了對不起人的事。今番再也不敢違拗。一些把絮青囑付的話。好似金科玉律。一般。欽此。欽遵。捧着寶盒。赶到孫公館。恰巧孫三在家。兩人相見。少不得照例應酬了幾句敷衍閑話。惠人就來意說明。隨手把盒兒。恭恭敬謹。原封不動的。呈上。孫三接過。一時反猜不着什麼用意。心想絮青贈他的。必定是鑽戒。

無疑。不過爲什麼反叫惠人送來。難道不怕給他看破麼。好一個孫三。果然不愧橫山領袖。他接了合子。却並不冒冒失失的。急於開看。只當不措意似的。藏入懷中。順口說道。我前幾天請你令妹。瞧一件東西。價錢貴不貴。現在想必看過了。却費你心累。你特地送來。真是對不起得狠。惠人也客氣了幾句。就歸去。回復絮青。銷差不提。再說孫三見惠人去了。慌忙奔到房內。急急把盒兒打開。果見亮晶晶的一枚鑽戒。端端正正放在中間。毫光灼灼。他暗暗地說聲慚愧。我費了多少心血。今日纔得遂願。不禁心花怒放起來。喜孜孜用手把戒子取出。細細一瞧。只見裏面果然嵌着一個惠字的。的確是絮青手上常帶的那只。不禁睹物思人。恍惚絮青的柔荑。在握軟玉溫香。哈哈七掉八掉。橫掉豎掉。掉來掉去。結底楊小姐仍舊掉着自己的原戒。依然自己帶自己。不過汪惠人和擎雲閣對掉了。再由擎雲閣把惠人的戒子和孫三對掉了。再由孫三與絮青一掉。恰恰掉着惠人的原戒。可以稱得與

絮青一點沒相干。當下就把這戒子套在指上。忽然見盒內還有一張字條兒。忙取出一看。只見清清楚楚寫着十二個小字道。戒可掉換。兄妹之約。生死不渝。不禁抽了一口冷氣。把方纔的快活化作一臉愁容。暗想這女子如此倔强。他兀自牢牢的執着兄妹兩字。塞吾的口。杜絕吾的後文。我却所爲何來。不是說一句誇口話。我孫三在風月場中混了多少年頭。憑你一等倔强的女子。到了我手中。不怕你百鍊鋼不化爲繞指柔。今日難道爲了你這小小丫頭。就甘心失敗。白白的耗了許多精神。還吃了幾十天外國官司。又賠掉一個擎雲閣。真變成賠了夫人又拆兵。以後還稱什麼橫山領袖也罷。我想這女孩不肯和我直截訂婚的緣故。必定是和惠人這小子餘情未斷。不忍割絕。方才替他送信。這副神氣。可望而知。再者他這戒子。的事情。他終還疑心。我從中搗什麼鬼。必須使他親眼目睹。他們倆的親熱。才可死心塌地。但是只女的一方面死心塌地。還是沒中用。因爲惠人對他未婚妻的

感情一點沒有傷損。就是那女的。情願和我另訂婚約。那惠人豈肯放手。萬一他忽然覺悟。和擎雲閣斷絕往來。向他未婚妻負荆請罪。懺悔從前。表明現在情願重守舊盟。誓不再負。則楊絮青諒無不允。即使他不允。那惠人不妨逕到他父母跟前自首。他父母也一定强行作主。許給他。如此則我仍舊是枉費心機。一場空夢。爲今之計。須要想一個妙法。使這女的目睹男的。和人水乳。那男的也須目睹女的。和人膠漆。使他忿火中燒。深惡痛絕。自願和這女的離婚。這女的既絕了這邊的希望。自然伏伏貼貼的順從自己。就是他父母知道。見他兩相情願。也沒法硬作主張了。但是這個離間計。要雙方並進。却就難了。自古以來。只有獨使離間計。從沒有雙料離間計。我却偏偏要想出一條連環雙套。壓倒古人。一個人搔耳摸腮。沉思默想了多時。忽然拍手大笑道。有了有了。這一下子。不怕他們不墜彀中。但是又要借重擎雲閣。兩人合做纜興。好在擎雲閣已受挾制。且於他自己也有切身關係。不怕

他不盡力主意打定。就奔到擊雲閣那裏。和他鬼鬼祟祟密議了多時。纔見擊雲閣把他狠狠的嗔了一眼道。怪道你替我盡心劃策。我正不懂你有這等好良心。原來都是爲了自己。打算孫三笑道。這却太冤枉了。我與你揭開天窗說亮話。雖然一半爲了自己。其實一半却全是爲你不要錯了。主意我雖全個兒好人做不着。這半好人却是實受無愧的。擊雲閣道。好人好人。你這樣的好人是天上少。世間稀。把人家好夫妻活活的拆開。兀自不算。還要。把貴室千金清名點污。我雖吃了這把勢飯。兀沒有你這樣忍心害理。孫三道好了。好了。算了。罷。不要假惺惺。一旦老公被人抓去了。恐怕又要着急了。擊雲閣也回眸一笑。兩人的陰謀。總算就此允洽。暫且丟下。再講那吞弭的魚兒。汪惠人那一天午後沒事。睡在擊雲閣的床上。打中覺。一時睡不着。忽聽得後面小房間裏有噉噉噉白話聲音。細細一聽。一個是房侍阿金姐。和外來的一個老媽子聲音。兩人白話。只聽得阿金問道。你現在什麼地方。

做。老媽道。我在孫公館裏。三少爺的小公館裏相幫。阿金詫異道。三少爺和誰另租小公館。租了幾時了。如何我沒一些知道。老媽道。租了有個把月了。說也好笑。你猜和三少租小公館的女人。是怎等樣人。我不說。你永遠猜不到。原來就是楊公館裏的楊絮青小姐。就是你家恩客汪大少的未婚妻。可憐汪大少。還睡在鼓裏。一點沒知道。聞得前幾天。爲了一只戒子。還和楊小姐吵鬧一番。後來反替他未婚妻送東西。給情人三少爺。你想天下的人。那有這等呆漢。自己妻子被人污了。不敢干涉。反情情願願替他們做傳書遞柬的小梅香。兩人正說着。忽聽得擊雲閣聲音喝住道。輕口些。他睡在前面。萬一給他聽見。還當了得。接着一陣腳聲。大約各自走散。此時汪惠人忽然聽見了他們一席話。宛如青天起了個霹靂。頓時筋脈僂張。五臟欲裂。丹田內一般酸氣。直衝腦門。昏昏沉沉如在夢中。暗想吾不要在這裏做惡夢。這是沒有的事。休要上當。忙定一定神。睜眼一看。却是青天白日。那裏像什

麼夢景。覺着自己一顆心突突的亂跳。好似要冲出腔子一般。不多時。那擊雲閣輕手輕脚。挨到床邊。探他睡着沒有。不防惠人豎直了眼睛。突然把他一只手緊緊握住。嚇得擊雲閣縮手不及。忙問他什麼樣。惠人氣吁吁的問道。……們。適纔在後房說什麼。快快的告訴吾。便罷。不然。我和你不得開交。擊雲閣知道。方才下的苗。發作了。當下不慌不忙的說道。沒有的事。他們都是一派胡言。你去聽他則甚。也值得這般認真。那惠人如何肯信。狠命的逼他實說。(其實你不逼他。他也要搬弄呢。)那擊雲閣逼得沒法。纔吞吞吐吐的告訴他道。事情呢。確有這麼一回事。不過我。因爲一來。怕你氣壞身子。二來。不願意刺破人家。金玉良緣。別人還道。我有甚私心。故意誣讒。所以不說。現在你既曉得。拚死拚活的逼我說。我也不好再瞞。但是說便說。你却千萬不可着惱。須知氣壞身子。如今是沒有人疼你了。好在他並未和你正式結婚。不過憑着家裏人做主。摺過一注定禮罷了。如今他要是不願意。只算從

前沒有定。這人的美惡。就於你沒相干了。惠人發急道。這些吾都知道。你放心。儘管告訴我。我自自有道理。擎雲閣道。若說他與孫三相與。聽說不是新近結合。已交結了好久。不過現在他們兩人。益發要好。聽說他們還要正式結婚。所以在白克路。借了一所小公館。眼前先把他做交易。所將來還要大開張。不過他們還有一樁困難問題。就是你的婚約。沒有解散。終覺不妥。所以想出一個掉戒的法子。把他從前贈你的一枚定婚戒。暗暗地掉去。轉贈與孫三。偏偏有你這般糊塗虫。不識好歹。反來冤枉我。掉包。幸虧皇天有眼。今日纔得大白了我的心跡。不然要一輩子沒得伸訴呢。你若不信。去一瞧孫三手上的戒子。是否從前定物。那惠人聽了呆呆的出了一會神。忽然拍着手道。對了。對了。該死。該死。怪道他從前憑空叫我留心戒子。不要丟掉。不兩日。就查究我戒子。好笑我帶在手上。被人掉脫。自己兀瞧不出。他却一望而知。指出絕細的證據。又做神做鬼。限我日子。又好似知道我。找不

出。到了第九天。他早已預備好一只盒兒。命我送去。啊。吓。該。死。我竟被他們做了牽線木人。頭替他們送表記。可惡。可惡。他們欺我。太甚。我要不把這一對狗男女。砍下他的腦袋。誓不爲人。說着忿氣填胸。竟跳下床來。就想奔出去拚命。却把擎雲閣嚇得叫苦不迭。死命的把他攔住。千方解說。百端化解。用盡青樓拍馬之能。放出生平惑人之術。纔把他一股怒氣。硬壓下去。但氣雖壓住。那惠人一定要逼擎雲閣。領他到孫三與絮青的小公館裏去。走一走。雖不難爲他。却當面刺破他。看他有什麼臉子見人。便羞辱一番。也可報復。從前一股冤氣。擎雲閣那裏肯依。經不得惠人再三央告。擎雲閣才想出一個主意道。你要我同你去。也不難。只要依我三樁條約。就領你去。要有一樁不依。我就不去。惠人忙問那三樁。擎雲閣道。第一樁你進了門。見了他兩人的面。就算刺破了。你想孤男少女。在一塊兒租小房子。既經親眼看見。他也不能推賴。你也不必和他交談。非但不准你和他開一句口。而且不能就

擱片刻。馬上跟我回來。第二樁。從此以後。不准和楊小姐交一句口。說一句話。只消大家肚裏明白。不必鬪口。致生意外。且以後不准再住到楊公館去。第三樁。第三樁。說到此處。臉兒一紅。口兒一頓。再也說不下去。惠人見他說到此處。忽然縮住口。忙追問他。第三樁什麼樣。擎雲閣一笑道。第三樁也沒有什麼。你只須依了前兩樁。第三樁諒你也没有不願意的。將來再說罷。不過今天是不能去的。准定明日飯後三點鐘。同你去走一遭。惠人沒法。只好挨過一宵。明日再往不提。再講孫三與楊絮青。已經多時不聚首。這算就的一着妙計。弄得無從下手。這什麼辦呢。幸虧他手下辦事人多。就用間接法子。命他一個妹子。只作多日不見。特地去望望楊小姐。暗地裏用旁激的法子。去打動他。他妹子奉了孫三之命。一逕到楊公館。見了楊小姐。楊小姐正一個人無精打采不快活。難得他特來探望。却也十分親熱。兩人就談談講講。話得投機。漸漸又講到惠人身上。孫三的妹子道。姐姐你不知道。擎雲閣

和你家汪少爺。這兩天忙得狠。趕着預備結婚大禮呢。絮青聽了。陡吃了一驚。道。什麼說。妹子道。你原來果沒知道。那擎雲閣和汪少爺已經租定一所公館。在白克路。現在總算是小房子。三上三下。將來有了吉期。就要改作大公館了。那擎雲閣也已經把生意上的賬畧收束妥當。只待除掉牌子。就端正做汪公館的少奶奶了。我却沒有去過。我們三哥却已去過好幾次了。姐姐。明天我同你叫三哥領去。認認他們新公館好麼。絮青聽了他一席話。不由得把身子冷了半截。手足頓時麻木起來。不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

施離間夫妻入彀

訴冤抑翁婿相規

却說楊絮青聽了這惡消息。頓如冷水澆背。他心中雖然早知有這一天。但是一個人不到山窮水盡。其心不死。終想有萬一之希望。迨到了末日。又免不了途窮望絕之歎。絮青此時亦患此病。心想。惠人對於自己婚事。既絕無

轉圜餘地。自己終身除非不嫁則已。如嫁則舍孫三外。別無可意的人。好笑這孫三的妹子。天真爛漫。還要同我去認房子。我那裏有這般好耐性。去眼觀別人的親熱。當下就一口回絕。那妹子見他不允。又勸道。姐姐我們去只認認房子。大家都是熟人。又不和他爭什麼口。有什麼要緊。而且我與姐姐都是耳中傳聞的消息。常言道得好。眼見是實。耳聞是虛。明日親眼目睹。見了他。看他還假撇清。推得干淨麼。絮青一聽這句話。就想起一樁大事。暗想他如今鬧得這步地位。吾不能不告訴父母知道。我向來久欲告訴。因有許多不便。而且沒有真憑實據。親眼目睹。恐怕父母不信。萬一傳到惠人耳中。反傷了我們的感情。益發挽回不來。所以因循到今。現在事情既到了這絕望地位。則關係吾將來終身大事。不可不據實告訴。但要告訴。必須親眼目睹。方可取信。二老。即使二老詰問惠人時。也可使他沒有推賴的地步。好在那孫三的妹子。正要他同去玩耍。這是很好的機會。不可錯過。也就答應他。

道。既然如此。吾明日就同你去一踫。不過須約定一個時候才好。孫三的妹子道。狠好。明日一定兩點鐘。你到我家裏來。二點半就同了三哥。逕往白克路去。你道好麼。絮青也點頭約定。兩人就此分別。一個自去回復孫三。把絮青約的鐘點一一告知。孫三見他辦事有功。就獎勵了一番。就預備明日的計劃。暗地裏知照擎雲閣。叫他如此如此。擎雲閣領了他的鈞旨。依計而行。各自分投辦事。不提。一宵易過。已到次日二點鐘。絮青果然逕到孫公館。和孫三及衆姊妹相見。應酬了一回。時候已到二紀半鐘。孫三催着他的妹子。和絮青三人動身。坐了一輛馬車。風馳電驟般。直到白克路。至一所三間頭的洋式石庫門前停下。孫三跳下馬車。用手指在門上裝的一粒小小電鈴紐上一擻。早見呀然一聲。雙門盡啓。走出一個老媽子。對孫三笑了一笑。孫三命他招呼楊小姐。和他妹子下了車。一同進來。老媽子把門關好。領他三個人到了樓上。引到居中的一間客堂樓上。只見前面一帶玻璃窗。十分嚮亮。

那孫三把窗一齊開直。命絮青就在靠窗口椅上坐下。命他妹子在裏邊椅上坐下。自己也坐在靠窗。命老媽子自去烹茶煮水。三人講張了一回。孫三摸出表來一看。已到了三點鐘時候。就對絮青道。你來站在這裏。靠着窗口望下去。貼對大門。要使人進來。總逃不了吾們的視線。絮青果然立起身。軀走近孫三身邊。兩人並着肩。靠着窗口。以高視下。十分舒服。只有孫三的妹子。坐在裏面。並不起身。一個人呆呆地坐着不動。這也是孫三預先囑咐的。不一回。忽然聽見電鈴響。底下的老媽子。沒口子的答應着。趕出去把門一開。光彩一亮。早走進一男一女。手挽手兒。十分親暱。絮青定睛一看。原來不是別人。就是他的未婚夫。汪惠人和鳩佔鵲巢的擊雲閣。仇人相見。分外眼明。一把無名火。正按捺不住時。冷不防孫三喊聲阿吓。接着把頭別轉。好似怕他們瞧見一般。絮青正猜不出他的用意。一張嘴不能說兩面話。一枝筆不能寫兩邊事。如今再說惠人和擊雲閣。跨進大門。抬頭一看。果然見

楊小姐和孫三並着肩靠着窗口。向下注視。也沒有旁的人。忽然見孫三瞧見他來了。喊聲阿吓。把頭別轉。想躲避。使他們瞧不出。豈知惠人早已看得清楚。益顯見他情虛負愧。所以圖躲開。把個汪惠人。氣得火星直冒。眼前好似有千萬個金蒼蠅。在他眼前亂轉。幸虧一手被擊雲閣握着。不然幾乎猝倒地上。定了一定神。正要狠命奔上去。扭住孫三絮青。拚一個死活存亡。豈知別人早已預備。那裏容你強脫。一隻手既被擊雲閣擒住。那一隻手早走過一個老媽子。也學擊雲閣一般的執着。把個弱不勝衣的汪惠人。弄得左肘右掣。不得自主。擊雲閣見事已刺破。計劃告成。更不容再緩須臾。忙向老媽打了個招呼。兩人一齊用力。把惠人狠命的拖出大門。擡上車子。鞭聲一響。早已飛也似的脫出重地。逕抵清和坊的安樂窩去了。那惠人自有擊雲閣在身邊。殷殷勸慰。憑你如何氣性。他自有本事替你消弭。不必在下費心。再講絮青和孫三在樓窗口。見惠人和擊雲閣進了門。狠狠的把他們呆睜

了一回眼。那惠人臉上益發兇橫可怕。好似有得而甘心的神氣。忽然間又被兩人硬拖強挽的推了出去。在孫三心中呢。自己親手劃策。那有不知其中道理。在絮青却莫明此中用意。只認惠人被人捉破。惱羞成怒。欲來強橫。擎雲閣防他肇禍。所以硬把他勸出。但是孫三爲何憑空。喊聲啊吓。做出躲避神氣。難道怕他不成。當下就追問他方才的原故。孫三道。你原是不怕他。吾却與他既沒冤隙。無端領你到這裏。識破他的機關。他豈不要把一口毒氣。積在我身上。所以我一時想着要躲避。已來不及了。絮青見他說得有理。也就深信不疑。當時三個人。也無心再坐。就一同出了大門。駕上馬車。楊小姐滿腹愁恨。不願再到孫公館耽擱。因央孫三關照馬車。先灣到楊公館。孫三不敢不依。只得先送絮青回了公館。然後同他妹子回去不提。再講汪惠人楊絮青兩人。誤中了孫三的離間計。一個親眼目睹。自己妻子和人並肩垂立在一處租小房子。一個也眼見未婚夫。與人握手同歸私公館。兩人以

爲千真萬確。再無假借。從此把昔日鴛侶。視同仇敵。恩斷義絕。再無團圓之望。可憐他們。那裏知道。却是孫三與擊雲閣二人。暗中搗的鬼。這一所公館。也不是特誠租起。乃是白克路一個著名的秘密台基。這老媽子就是台基裏的幹事。他們的舉動。都是孫三預先關照。佈置妥貼。連鐘點時刻。都由孫三指定。在擊雲閣後房。和阿金私談孫三楊小姐的秘密。也就是這老媽子。故意使惠人聽見的。把這圈套佈置得十分縝密。不怕你不入其中。在孫三却並不費事。好在公館是現成的台基。器具完全。只消給老媽子幾個錢。就可以一箭雙雕。和擊雲閣兩人各遂所願。豈知遂願兩字。還不容易說到。眼前就有一樁大大的風波。幾乎把他穩瓶打碎。原來絮青自從那日回到公館。含着一股悲酸。無從發洩。就找着他父母。傾筐倒篋。從頭至尾。把惠人的一切行爲。盡情哭訴。氣得兩老夫妻。三尸神暴跳。七竅內生煙。兩人你怨我。不管事。我怨你。老糊塗。爭得激烈。居然大反其老目。弄得絮青反去做調人。

把兩老好容易勸住。究竟楊繼承做過幾年官。事理明白些。當下就想出一個主意道。自古道。男大當婚。女大須嫁。本來他們的年紀。也可以成得婚了。現在既出了這樣的岔子。不如及早與他成婚。兩人有了着落。就不至在外胡行亂走。好在惠人的叔父。本來把惠人的一身。全權奉托。任我作主。現在也不必請他示。候他回信。就草草的揀一個日子。替他們合了攏。就完了。至於一切。都可簡便些。將就成事。那惠人一方面。只須我去把他找回。好好的訓戒一番。諒他也不敢不依。那楊老太太也點頭默示同意。獨絮青心中老大不願。只是向來怕老頭子。不敢和他執拗。只好默默無言。憑他去鬧。當晚無話。次日楊繼承果然雷厲風行的一面情人揀日子。佈置婚事。一面派人去找汪惠人。只說家中有事。命他速回。一連差了許多人。奔了數十次。攔了好幾天。那汪惠人死也不敢來見他。只躲在擎雲閣的房間裏。推說不在這裏。那擎雲閣也怕他一回去。事情防有穿破。所以帮着掩飾。但是野鷄躲

個頭終不久長。那楊繼丞一連幾日找他不見。喚他不來。那邊擇的日子早已定當。看看離婚期不遠。惠人的踪跡依然無着。把個老頭子急得星火直冒。沒奈何只得親自出馬。懷着一股怒氣。駕上馬車。逕到清和坊。找准牌子。直進擊雲閣的房間。逼着一班娘姨大姐。要他們交出汪惠人。那一班房侍大家逞着玲牙利齒。百般推托。帶勸帶哄。經不得老頭子性如烈火。那裏聽他言語。他也明知惠人和擊雲閣必定躲在隔壁。或是後房。竊聽風聲。故意把聲音提高。聲勢裝得十分張大。說明天惠人如果即來便罷。要再不來。定要報告捕房。派包探來搜查。看你躲到那裏去。說罷悻悻而出。自回公館不提。再說惠人和擊雲閣。果然不出老頭所料。兩人躲在後房。不敢照面。那惠人的胆子益發小如鼷鼠。聽得老頭發怒的當兒。禁不住渾身抖戰起來。就是擊雲閣也有些不寒而慄。兩人計議。知道避是終避不了。不如硬着頭皮。和他挺一挺。上不過挨一頓臭罵罷了。好在自已。究屬不是他的兒子。諒他

也不敢什麼樣。擎雲閣也不再阻撓。由他自去。果然到了次日。惠人一個人。提心吊胆。一步一步挨到楊公館。見了楊繼承。免不得受他一番正顏厲色的教訓。又說他雖不是他的兒子。但是一來和他死去的老子是至戚好友。二則受他叔父的委托。自己又沒得兒子。所以要把他當親生兒子一般看待。巴望他力圖上進。如今這樣的荒唐。一來對不起令尊與叔父。二則誤了自己前程。斷了他的希望。不過年輕失足。事所恆有。只消一朝改過。便可勉作好人。現在已經替他擇定吉期。與你們兩人圓成花燭。爲期不遠。你不可私自溜掉。只在書房裏讀書消遣。那惠人聽了他一番懇懇切切。堂堂正正的教訓。覺得恩威並濟。不啻慈父嚴君。一時激發天良。唯唯諾諾。果然遵了他的話。回到書房閉門。思過靜待佳期。這也是他根基純厚。易受忠告的好處。不過他心中有兩樁心事。橫梗着。憑你如何排解。終丟不掉。一樁是常繞魂夢的擎雲閣。一樁是親眼目睹。絮青與人並肩連理。所以一會兒情思懨懨。

懨。一會兒酸氣勃勃。他也竭力排解。深知自咎。常想擎雲閣出身低微。舉止輕蕩。終非好相識。不比絮青。究屬系出名門。莊重靜默。他雖負心。偶越閨範。然也我自取其咎。因爲本來兩人。自小親暱。我不應該一朝背棄。和擎雲閣相識。把他丟在腦後。我既負他。他也不妨負我。彷彿是我激成他的。且偏偏鑽出一個孫三。替他受過患難。他未免懷了一個捨身報德的意思。孽緣湊合。圍境逼人。以致偶遭失足。好在我也不是完璧。兩人一對破沙鍋。扯一個直。將來只要成婚之後。各棄前歡。就好了。況且岳父母顧念舊交。把我撫養到這樣大。教之育之。聽他口氣。還要把我續他的後代。這家產倒還不在心上。那二老的情分。豈容相負。因此推愛他的女兒。有些不合之處。也只好看破些罷了。況且擎雲閣是一個妓女。吾若與他完姻。住在一處。若叫他生意上賺錢來。養活我。還成一個什麼人。若要我帶他走。吾也沒有自立的能力。要說把他帶到家中過活。我叔父豈容你。把好好姻事丟掉。娶一個妓女來。

非但不容進門。怕還要連我都驅逐不認呢。左一推想。右一推想。把念擊雲閣的心。漸漸丟掉。一心一意的遵着岳父吩咐。坐待佳期。再講擊雲閣。見他一去不回。就知道有些不妙。次日就打發阿金去瞧。並勸他同來。豈知阿金去了不多時。就哭喪着臉回來了。問他什麼樣。阿金就把楊公館的傭人說。他們都奉了上頭命令。不但不得和惠人見面。且不容跨進門口一步。不准傳遞消息。我不服氣和他爭執幾句。反被他們人多勢衆。把我臭罵一頓。遂大出門。因此沒法。只得回來。和你商議。不知擊雲閣如何計較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

借解放臨婚免難

受鬱怨投江捐生

却說擊雲閣聽了阿金的回訊。益發着急。當夜躊躇了一夜。被他想出一個極法子。到了次日。暗暗的命阿金。奔到東新橋。找着一位才高學廣的測字。

先生化了一只八開。叫他細細膩膩。懇懇切切的寫一封情書。那班測字先生是靠此營生的。聽說叫他寫情書。真是投其所長。正可大展經綸。於是套着東鄉調的韻格。什麼耶。妹耶。死耶。活耶。長篇累牘。口講指劃。讀了一遍。把一個阿金姐佩服得五體投地。興匆匆拿了這封信。交給擊雲閣。擊雲閣就暗暗的差一個心腹龜奴。去和楊公館的馬夫。暗打關節。用了幾個小錢。果然財可通神。那馬夫居然替他密密的遞給惠人。惠人拆開一看。禁不住一連打了三十六個寒噤。覺着渾身毫毛一根根宣告獨立。這也是測字先生的妙文效力。惠人一人自思。照眼前比較。擊雲閣和絮青兩人的品格。就大相逕庭了。那絮青雖稱不得女才子女學士。那寫幾封應酬信。扎却也措詞得體。簡括風雅。不似這擊雲閣。目不識丁。又去找這些齷齪小人。寫這般惡札。令人作三日嘔。雖然不是他親手自寫。那種污穢淫詞。總由他親口指授。因此心中益發瞧不起擊雲閣。一時性起。提起狼毫。搜搜的寫了一封回

信。信中大意表明自己受岳父撫育恩惠。不忍違背。已擇定日期。替他完姻。這幾天也不能外出。所以上次第三樁要求。你未曾說出。我也不能承認。儘請取消。擇人而事。當下把信封固。立刻叫馬夫拿去。交給來人。兩人的露水姻緣。刹時間。如快刀劈竹。就此斷絕。但天下事。看似極容易。反之。則極煩難。那惠人趁着一時性起。毅然一書斷絕。不到一刻。想起前情。不禁懊悔起來。但信已追不轉。也只可無可如何。再表擊雲閣。見有回信。只道他心未變。非常快慰。比及叫人一看。氣得蛾眉直豎。杏眼圓睜。但一時自己想不出對付的法兒。只得又去請教狗頭軍師孫三。那孫三一聞此信。也非常着急。心想兩人的心血。就此白白丟掉。豈能甘心。於是兩人又秘密商議。破壞的法子。想來想去。無奈時間偏促。急切間。那裏有什麼好法子。只好用大刀闊斧。生吃硬做。命擊雲閣專做紅面。竭力放野火。自己率領全體家將。合力同心的拆壁脚。撒松香。惠人一方面。已沒有法想。現在只從絮青一人身上做起。

佈就天羅地網。憑你絮青是霸王再世。也逃不了他的十面埋伏。倘使絮青。伏伏貼貼的中計。倒還可以從容設法。萬一識破機關。倔強不服。他們就要放出本來面目。強行點污了小姐清白。那就糟到極的。叫做書的也無法替他洗刷了。閑文少敘。且講那絮青聽了父母之命。準備成婚。不幾日。惠人也找來。被他父親拘束在書房裏。自己也不便和他相見。（誤在此點。倘二人一見。惠人一表白。就沒事了。）但是現在絮青心裏。對於惠人。大致緣分已滿。不但一想起。就要悲酸痛恨。連偶然觸動他的影子。也覺害怕。這是什麼緣故呢。原來那日。在這台基公館裏。惠人對了他一副惡狠狠的神氣。深印腦筋。到死也不會忘掉。因為當日絮青。意謂刺破了他的秘密。應該含羞逃遁。豈知他不但懼。而且露出一副兇暴神氣。大有欲得而甘心之慨。幸虧擎雲閣把他拖出。不然恐怕被他生吞活嚼呢。照他這種兇橫。將來成婚之後。一旦受了擎雲閣的蠱惑。恐怕吾這條小命。就要傷於此人之手。想到此

處。覺着有些不寒而慄起來。然由父母之命。猶不敢違背。這也是他家庭教育。自幼薰染的。說什麼父要子亡。不得不亡的一句話。牢牢謹守。不意接連幾天。外邊沸沸揚揚的惡消息。陸陸續續的傳到絮青耳中。有的說擊雲閣已預備到了結婚的那一天。他準備來搶結婚。有的說惠人和擊雲閣前天已暗地通信。約定到了這日。兩人一同溜掉。讓新娘獨個子結婚。拆他冷檯。有的說有人準備衛生丸。來送結婚禮。種種惡耗。驚得絮青心胆俱裂。只得去商請父母。要求緩期。以免危險。無奈他老子是個有肝膽的人物。那裏肯信。只付之一笑。決不容他展期。無如消息一天惡似一天。竟有嚇詐信。假炸彈。公然投送上門。那孫三的衆姊妹也川流不息。輪班接續的報凶信。說得十分利害。絮青一想。別的也沒有法子。只有和孫三相商。或者有個計較。於是暗暗地。逕到孫公館。踵門就教。那孫三居然搭足架子道。我現在有口不能開。有計不能行。實在處這嫌疑地位。就使說出來。你不但不能從我。且必

定疑心我懷私見。但是不說。心中有所不忍。且眼觀你不久就要墜入陷坑。從此以後。好似下了十八層地獄。那時間我也無法超拔你。只好袖手旁觀。你也須體諒我苦衷。莫怪我不援手。說罷。狠狠的歎了一口長氣。愁眉哭臉。做出一副悲傷的神氣。絮青吃他兜頭一冒。不由得毛骨悚然。垂淚請教。孫三道。你今誠誠心心問我。我也只好不避嫌疑和你說。你道那惠人。果真好意。遵了二老的話。和你成婚麼。豈知他不但沒有這好心腸。且懷着一肚皮的惡意。他現在因為知道上海是再也不能立足。所以把小房子退了租。就想和擎雲閣遠走高飛。無奈手中不十分充裕。恐怕將來一輩子用不彀。知道你父母手中很有錢。與擎雲閣合計着。佯作悔悟。願遵舊約。一俟成了婚。就在你父母手中騙些錢財。再加上你的私蓄和金珠飾物。一古腦兒捲一個精打光。與擎雲閣兩人。腳上揩油。跑一個無影無踪。他們却去過快樂日子。只可憐你人財兩失。丟掉些銀錢。還不打緊。只苦了你這身子。弄得不甞。

不。耻。若。說。守。呢。他。却。一。輩。子。不。來。索。性。人。家。丈。夫。死。了。却。還。守。之。有。名。總。算。得。了。一。個。節。字。生。前。使。人。尊。敬。死。後。旌。表。揚。名。偏。偏。他。又。不。死。令。你。一。輩。子。做。活。寡。人。家。明。白。的。還。知。道。男。的。荒。唐。有。些。不。明。白。的。只。道。你。幹。了。不。端。事。所。以。男。人。瞧。不。起。和。人。走。掉。豈。不。是。生。前。受。人。挪。揄。死。後。被。鬼。嘲。笑。若。說。不。守。你。家。中。有。這。般。頑。固。老。子。那。裏。容。你。再。醮。即。使。容。你。你。却。是。已。經。和。人。結。過。婚。而。且。防。着。惠。人。突。來。干。涉。誰。敢。來。討。這。沒。趣。到。那。時。間。啞。啞。恐。怕。你。要。去。淺。就。別。人。人。家。反。不。甚。願。意。呢。吾。是。忠。直。之。言。你。却。千。萬。不。可。見。怪。聽。不。聽。由。你。我。却。盡。我。的。良。心。竭。我。的。忠。告。將。來。也。不。至。怨。我。言。之。不。預。不。過。現。在。辰。光。正。如。臨。崖。勒。馬。還。來。得。及。收。繩。趁。未。曾。與。他。結。婚。之。前。沒。有。夫。妻。關。係。當。機。立。斷。亟。早。自。拔。不。過。這。種。言。一。入。了。你。們。二。老。的。耳。中。就。要。惹。起。他。一。番。綱。常。禮。義。請。出。他。四。千。年。前。中。國。木。乃。伊。來。剝。奪。你。自。由。攬。取。你。的。幸。福。這。一。班。頑。固。遺。老。都。是。製。造。家。庭。慘。痛。的。原。料。所。以。你。要。自。己。明。白。自。己。

決斷。倘使你疑惑我。說惠人的惡意。不確。我還可給你一個證據。你回去查問。就惠人歸來的次日。擎雲閣差阿金來找。被你們門上趕出。下一天就有一個擎雲閣的心腹。拿了一封信。勾通你們的馬夫。傳遞進去。那惠人當場也寫了一封回信帶回。信中所叙大約就是捲逃的預約。你回去一追問馬夫。就知道不是虛無着落了。孫三說到此處。就忿氣不平似的。推着有事。就逕自出去了。這一回前說的大刀闊斧。全武行。這位急先鋒。用盡平生之力。把三十六斧頭的本事。使盡砍絕以後的文章。就有那一班女將。用着十面埋伏。把楊絮青軟困。垓心唇槍舌劍。殺得楊小姐骨軟筋酥。心迷神服。不由得五體投地。納款輸誠。果聽了孫三之言。當機立斷。甘背父母之命。毀棄竹馬良緣。犧牲了家庭財產。一心一意。下嫁這橫山公子孫三爺。但是這一班女子兵。有何種魔力。能够把絮青的心。突然說動。立時改變呢。這也有三個原故。第一個緣故。自己對於孫三。本來心折。不過前天逼換戒子。不免逼人。

太甚。然反轉一想。他也究竟是因愛已故。於其嫁一個仇敵般的人。不如嫁一個多情合意的爲妙。第二個原因。惠人這般居心。甚是可怕。萬一果應孫三之言。則終身苦況。不堪設想。即使此言不確。像惠人這種人才。那裏及得孫三萬一。第三原因。現在要躲過婚期的危險。除非避開。但一時避到那裏。即使躲過。將來終要嫁人。却除掉孫三之外。還有什麼可意。郎君與其結底。仍歸孫三。不如現在乘機。趁備嫁時候。各式現成。到了臨時。背了父母。逕自與孫三結婚。雖然不免使父母生氣。親戚嘲笑。但是我却從一而終。自由擇婿。借解放。潮流。藉自由名義。可以強詞奪理。待躲過一時。等到木已成舟。同着這般漂亮夫婿。泥首堂前。向着父母請罪。恐怕憑吾父母固執。見了這一雙佳兒。佳婿。鵲。鵲。鵲。也無可如何。只好掀髯大笑。呢。想到此處。宛然從山窮水盡中。忽遇着柳暗花明。不覺心花怒放。快樂無窮。把方才的憂愁。拋入江洋大海。於是就和孫三的衆姊妹。表明允意。那一班女將。見大獲全勝。自

然滿意。衆人又叮囑他。叫他嚴守秘密。對家中不論何人。切勿失漏。絮青也含笑答應。逕自回家。果然一字不洩。頓時提足精神。十分有興。天天勦着父母定珠鑽。置首飾。把家中的錢財。拚命往外輸出。這也是他用意。一來和孫宅爭豪富。二則防着將來父母不認。自己也可過活的意思。好在他父母年老糊塗。溺愛過甚。且只有這女兒。所以任他化費私運。毫不過忌。且說這楊公館。忙碌碌預備婚事。那孫公館也在那裏辦結婚。原來當晚孫三歸來。衆姊妹各奏虜功。那孫三的快乐。自不必說。當下大排慶功筵宴。歡呼暢飲。次日卽整備結婚大禮。新娘子。旣與楊公館一個。那日期自然也同楊宅。一天光陰易過。一剎那間。已到結婚的上一天。那絮青早已把珍珠鑽石。金銀首飾。現錢鈔票。一古腦兒。收拾得乾乾淨淨。又暗暗寫了一封信。給他父母。表明自己不願和惠人結婚。所以不得不權且走避。將來自會還家。泥首請罪。此去不在南京。便往北地。請父母放心。不必找他。只須自己保重。切勿因他

氣惱。現當解放時代。女子遊學也尋常事。就是取消婚約。也是天付自由。云。把信封固。壓置檯上。一個人靜悄悄。携了衣包物件。雇了一輛黃包車。逕到跑馬廳一品香。這一品香本兼西式旅館。就叫他開了一間。僻靜些的房間。把一切東西。都交給賬房保管。說明不論何日。只憑自己親手來取。方可交代。別人不得擅放。那賬房自然奉命唯謹。替他看管。又命賬房叮囑上下人等。有人來找姓楊的。只回說沒有。有找姓孫的就是找他。名字也只許寫孫公館。不得寫姓楊的。安排妥當。穩睡一宵。專候明日花轎來娶。再說楊公館裏的人。見絮青到晚上。兀不回來。正莫明其妙。奔到絮青房裏一看。檯上留着一封信。當即拿了這封信。去告知楊老夫婦。那楊繼丞忙把信拆開一看。氣得鬚眉直豎。大叫反了。反了。嚇得楊太太忙問什麼。繼丞道你養的好女兒。如今來革我的命了。他也中了新思潮的毒。來和我鬧解放自由。如今我還沒有把他解放。他倒先去自由。也沒得我的許可。竟自溜掉。那還了得。



A541 212 0024 3221B

新九尾龜 第二集

八八

那楊太太只聽得女兒溜掉兩個字。也不由得號啕痛哭起來。下底汪惠人聽見哭聲。就奔上樓來探問緣故。那繼丞就把女兒的信。給惠人自看。惠人一瞧。嚇得魂靈兒飛上九霄雲。好似天打木人頭。一言不發。那楊繼丞還明白些。只怪自己女兒不掙氣。那楊老太太却是素來護短。覺着他的女兒。總沒有差事。這事情都是惠人不好。逼他上路的。於是嘮嘮叨叨的。抱怨惠人。責他不該忘恩負義。去逛窯子。租小公館。以致他女兒忿極走掉。如今要他找還這女兒便罷。不然不得干休。不知惠人答出什麼話來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